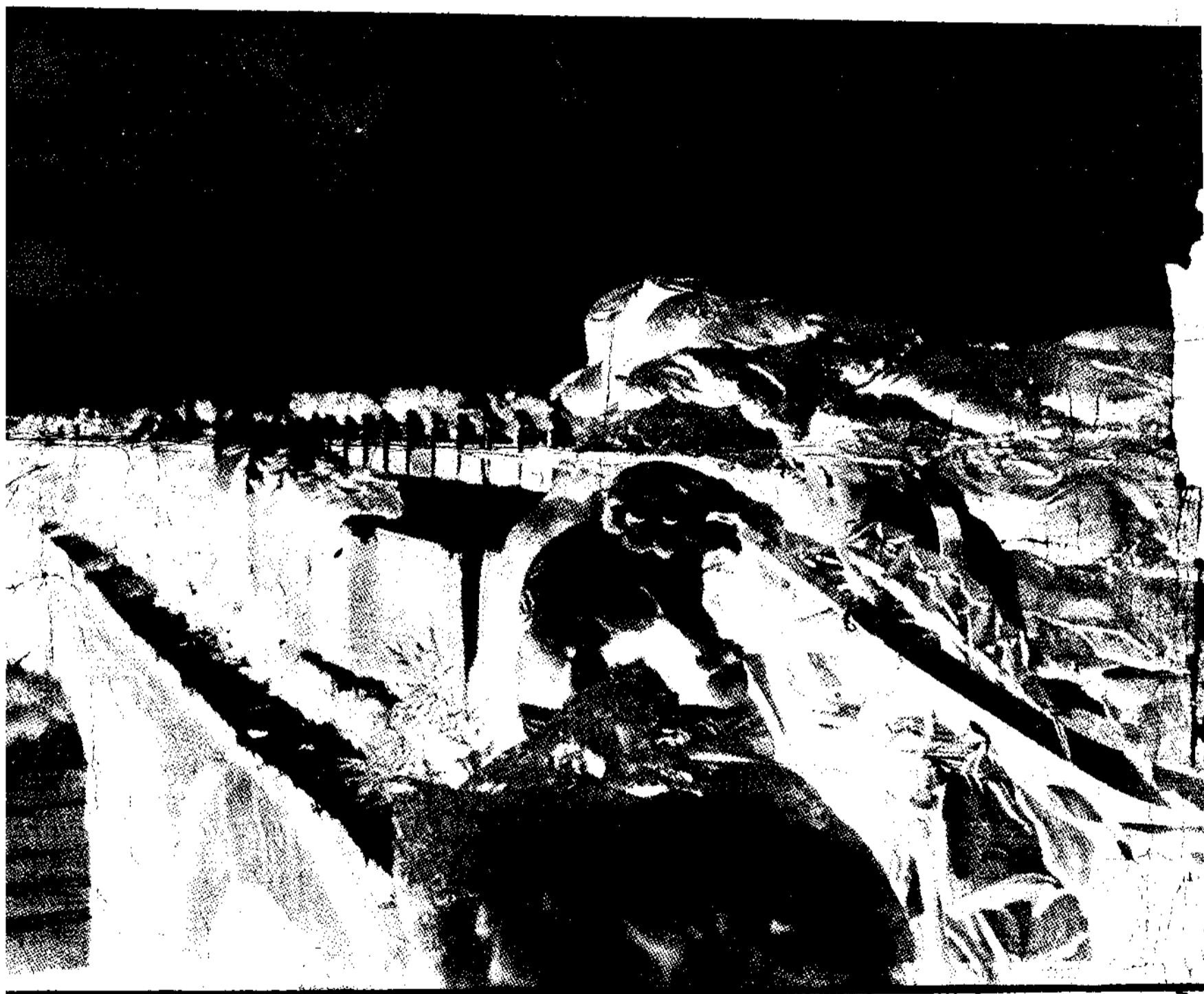


蘆沟橋事件畫刊

# 盧溝橋事件畫刊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總經理售

# 良友文學獎金

## \$500.00

# 得獎金小說

本公司去年舉辦之第一屆良友文學獎金，經聘請 蔡元培 郁達夫 葉聖陶 王統照 鄭伯奇 五先生擔任評判，獎金五百元為左兵先生之「天下太平」及陳涉先生之「像樣的人」所獲得，原稿經作者略事修改後，現已印成出版。初版印數不多，讀者欲購從速。

## 左兵創作

▲十六萬字未發表大長篇

▲四百餘頁紙面精裝本

▲每冊實售國幣一元

# 天下太平

這是從許多應徵文稿中最先也是最後被評判先生們認為值得獲獎的一部。作者過去沒有寫過長篇小說，這是他的處女作，挑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動亂的一個時間（五卅——二七）把素稱富饒平安的江南農村，用了最親密的筆調，描出了他們的真面目；一個從農村出身的青年柯大福是全書的主角，抱了崇高的理想在遭遇到無數次的碰壁以後，到將近實現他的理想時，又如慧星般沒入黑暗中去了。作者的文筆簡潔有力，對話緊張，故事生動，為年來中國文壇不可多得之作。

## 陳涉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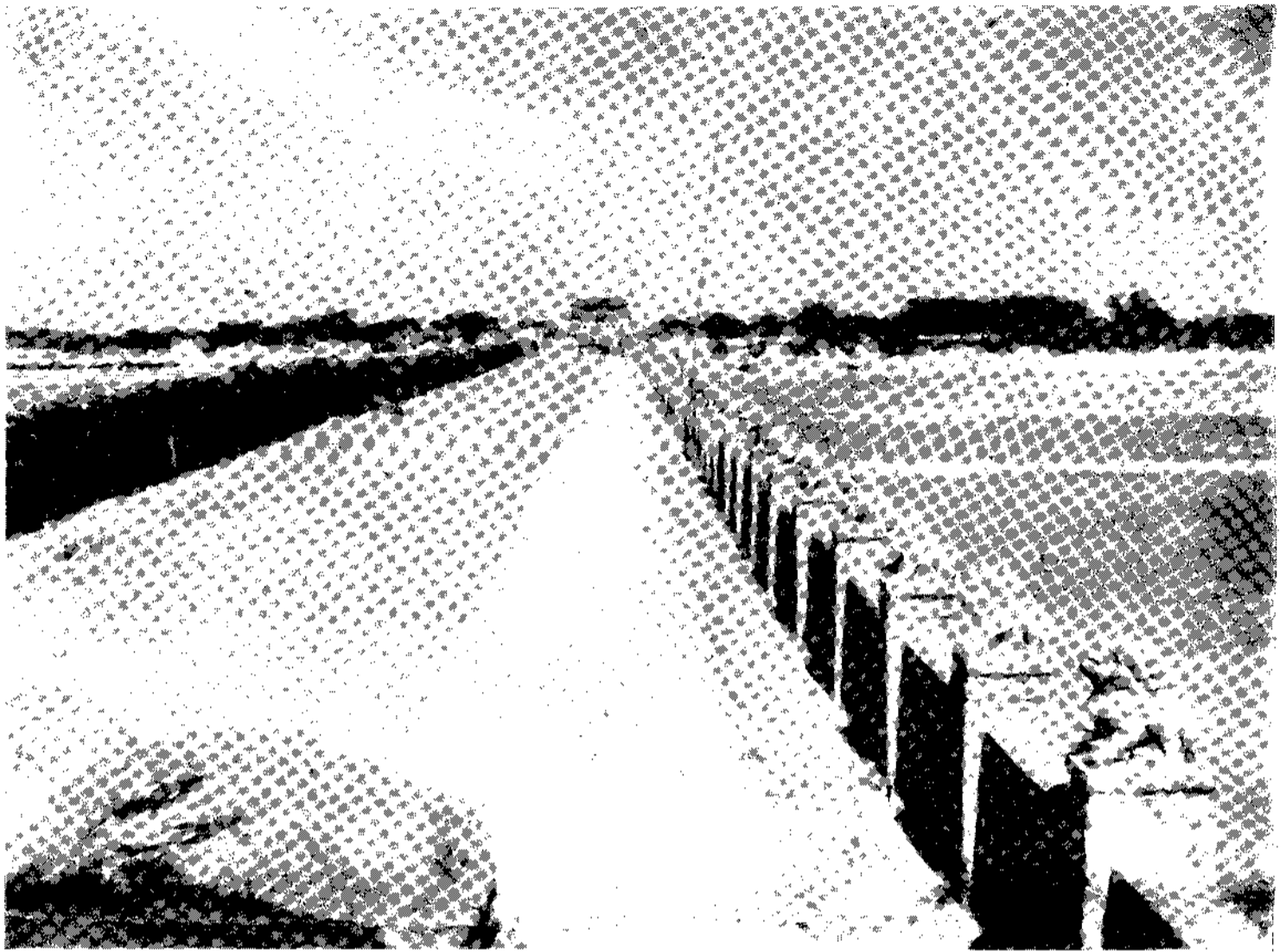
▲十二萬字未發表長篇

▲三百餘頁紙面精裝本

▲每冊實售國幣七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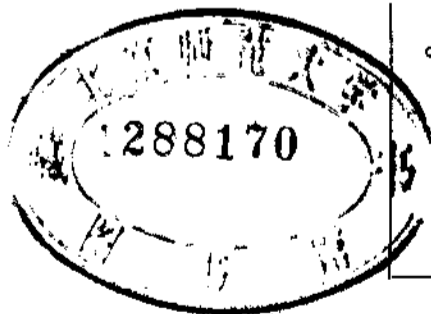
# 像樣的人

本書為得獎小說第二部，評判先生對之估價甚高，作者從事長篇創作，這也是第一次。寫小村鎮上一個自稱憑「天地良心」做事的鄉紳，魚肉農民，勾結土劣。他的一生就想怎樣往上爬，做一個「像樣的人」，但是許多人的生命和幸福就在他的野心下被犧牲掉了。這種人物在中國各處農村中都可以找到幾個，作者應用了銳敏的觀察力豐富的生活經驗，在這裏暴露了一個典型的代表。



從蘆溝橋上遠眺宛平城西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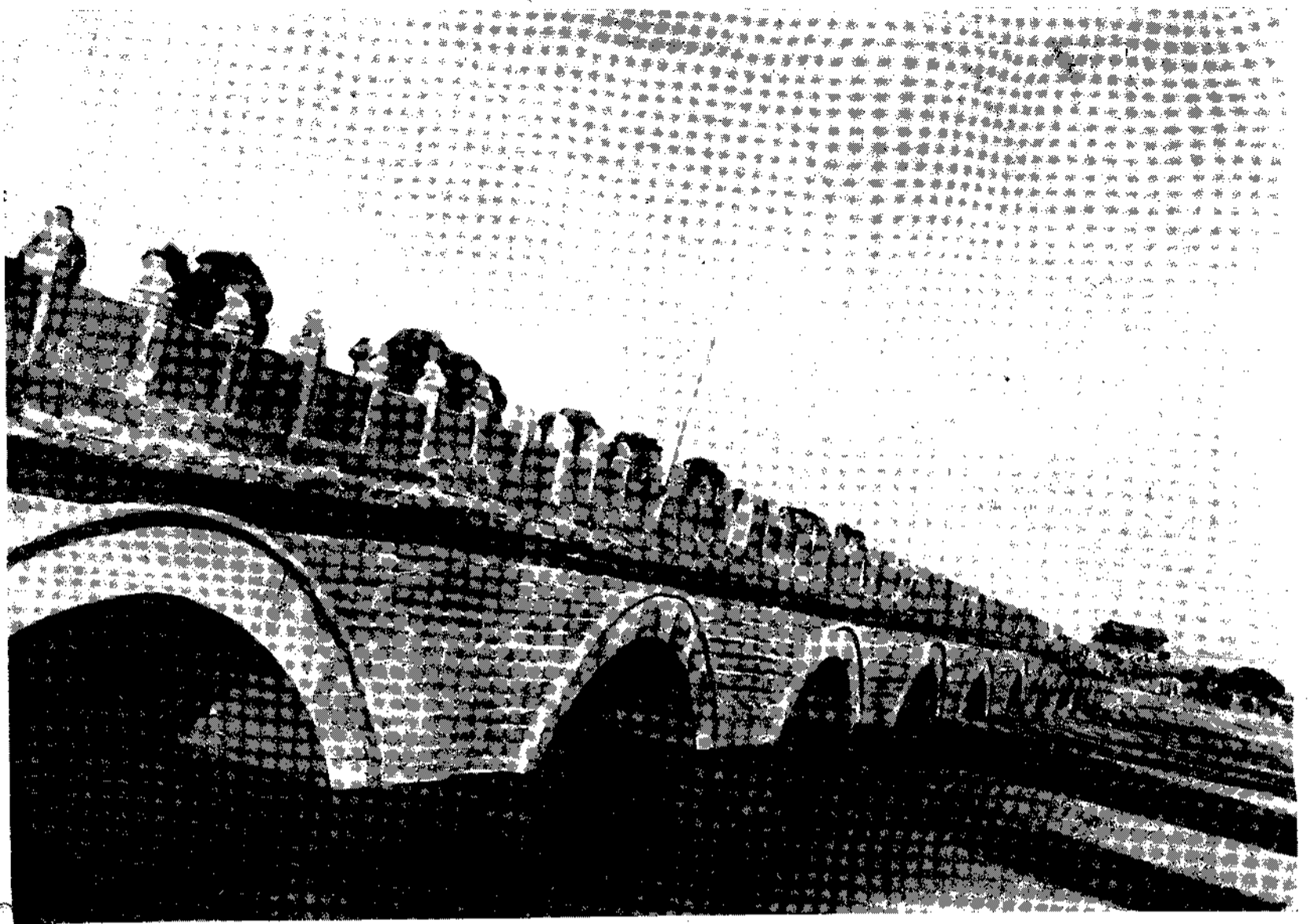
# 歷史的地境



敵騎此次侵犯華北，首當其衝者即宛平縣附近之蘆溝橋。敵人於戰事開始時曾傾全力進攻我蘆溝橋之守軍，卒因我軍英勇抵抗，遂未能逞其技倆。至十九日一役，敵人復出全力進襲並以密砲轟炸，此著名之蘆溝橋遂在敵人之砲火下，幾全部成爲歷史陳蹟矣。

日軍發砲進攻向我挑釁之處

我忠勇之廿九將軍誓與此橋共存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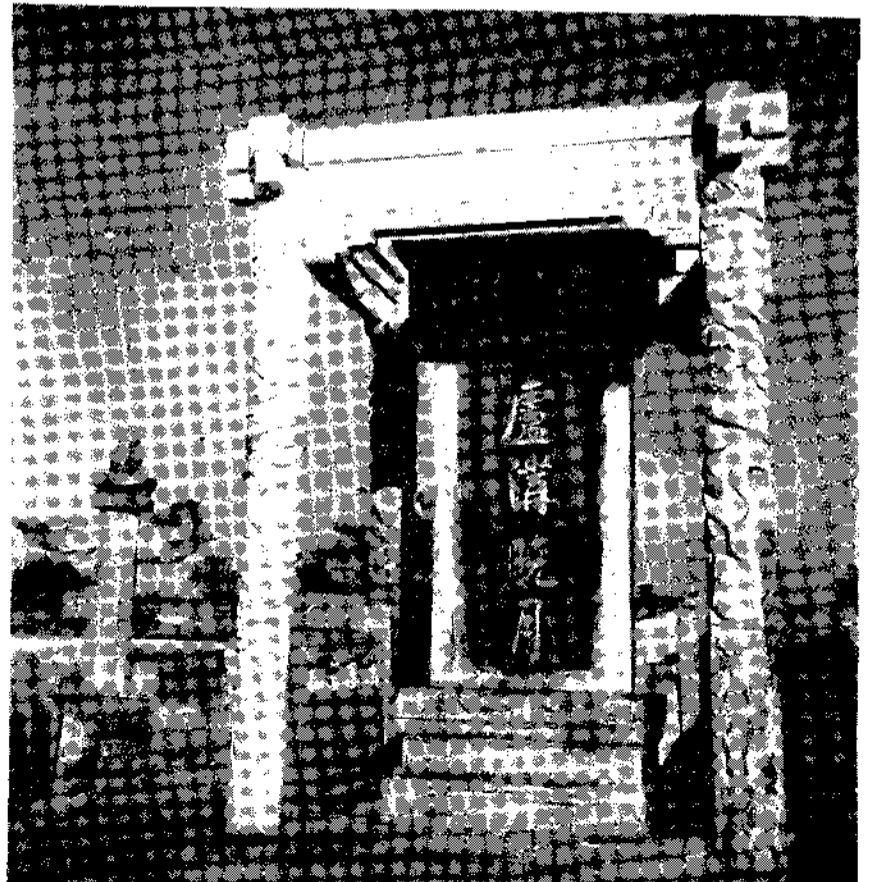


○ ( 地守防軍九廿我爲 ) 橋石溝蘆之河定永跨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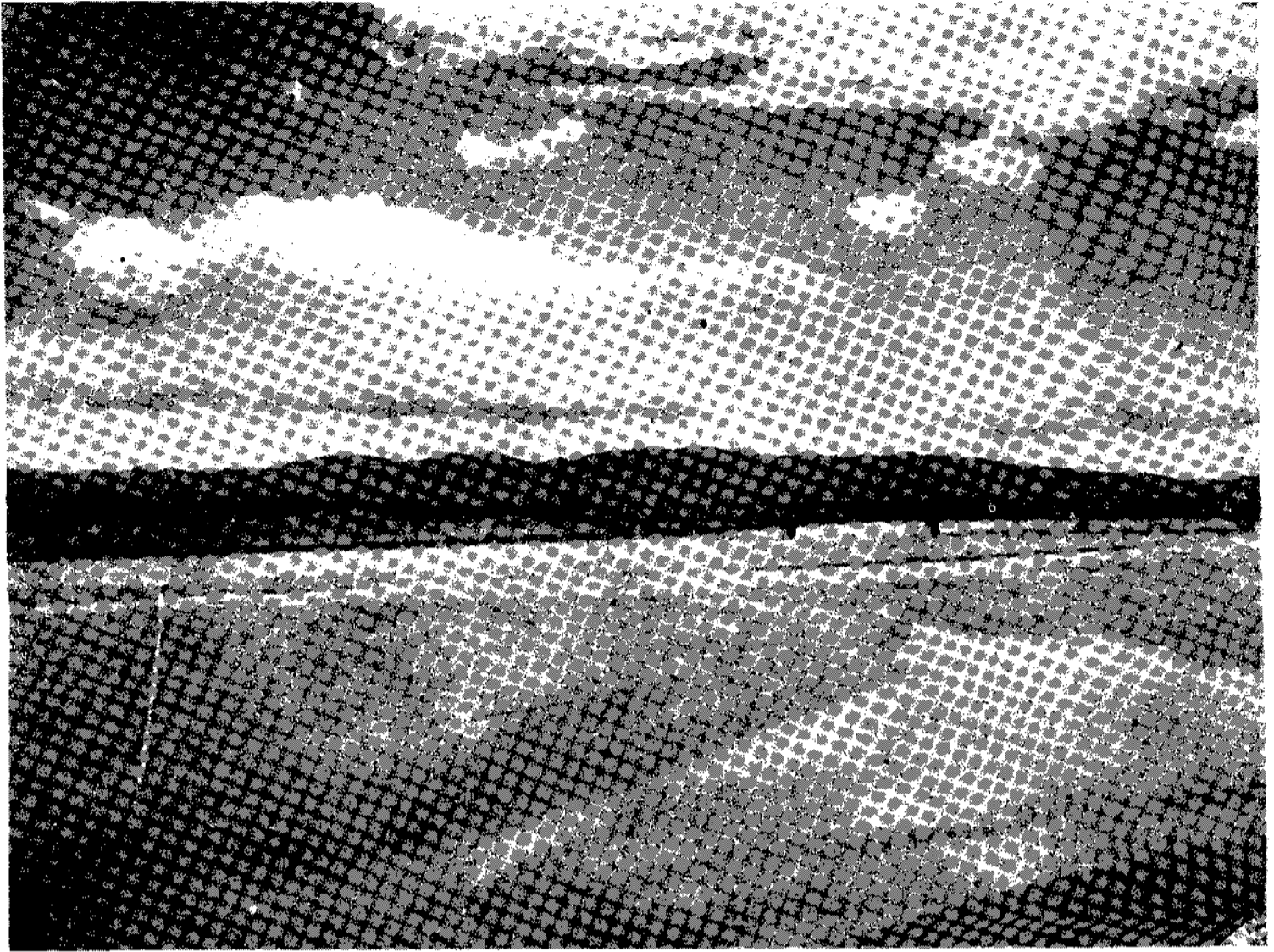
# 佈 密 雲 戰 邊 河 定 永

史蹟，此迭蒙恥辱，可哀也哉。帝，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人，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者，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以，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亦，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順，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難，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築，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刻，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記，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修，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往，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橋，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宗，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急，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俗，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沿，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盧溝，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者，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即，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乾，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河，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一，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段，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之，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別，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名，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均，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以，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其，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水，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色，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青，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黑，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故，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曰，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盧，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溝，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勢，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流，亦於軍假習，可哀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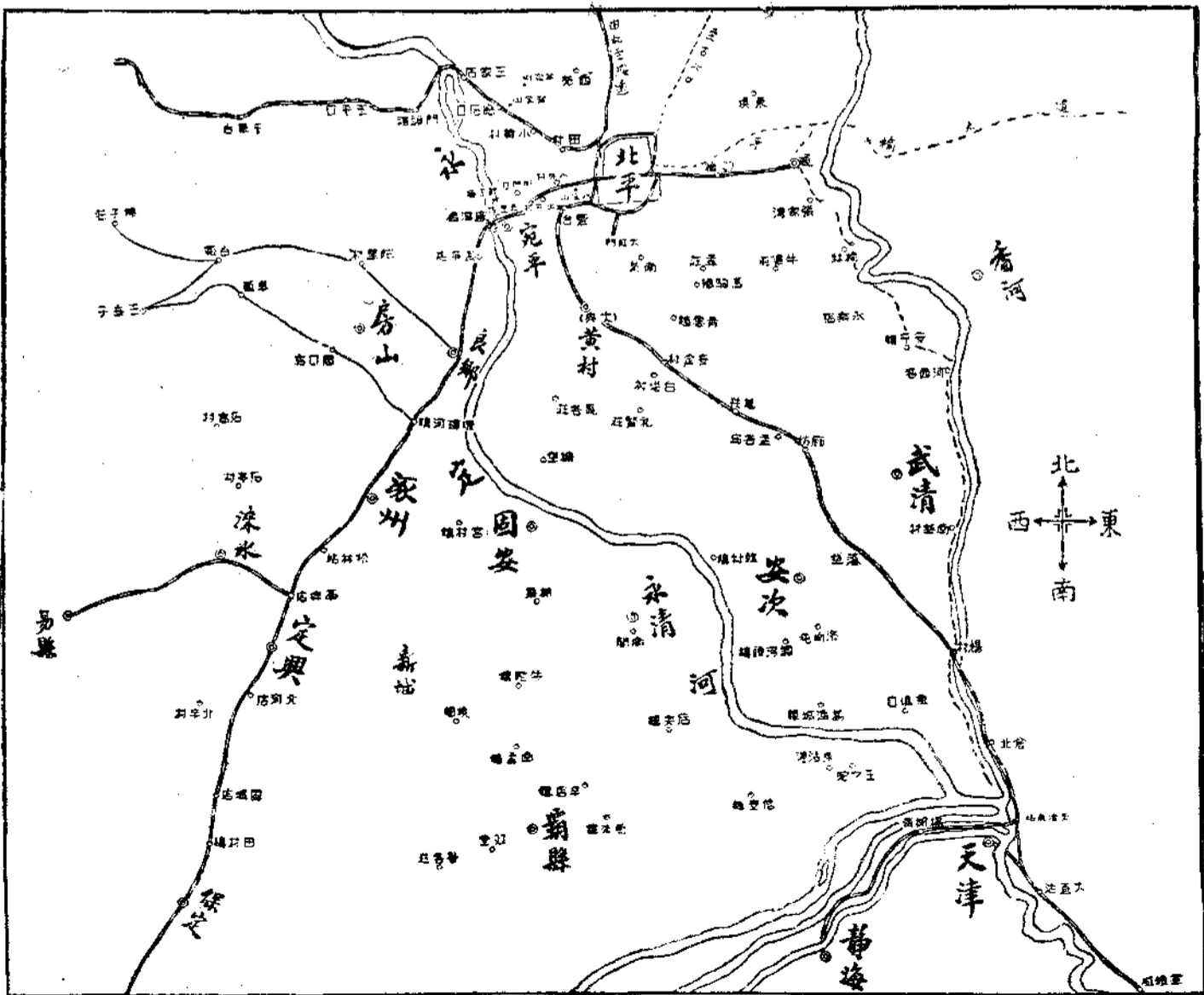
## 蘆溝橋之沿革



○ ( 牌石之上橋石溝蘆 ) 月曉溝蘆



(線哨前之軍日爲) 橋鉄溝蘆之上河定永於跨



蘆溝橋事件爆發後，平津形勢全圖。

# ● 日軍之挑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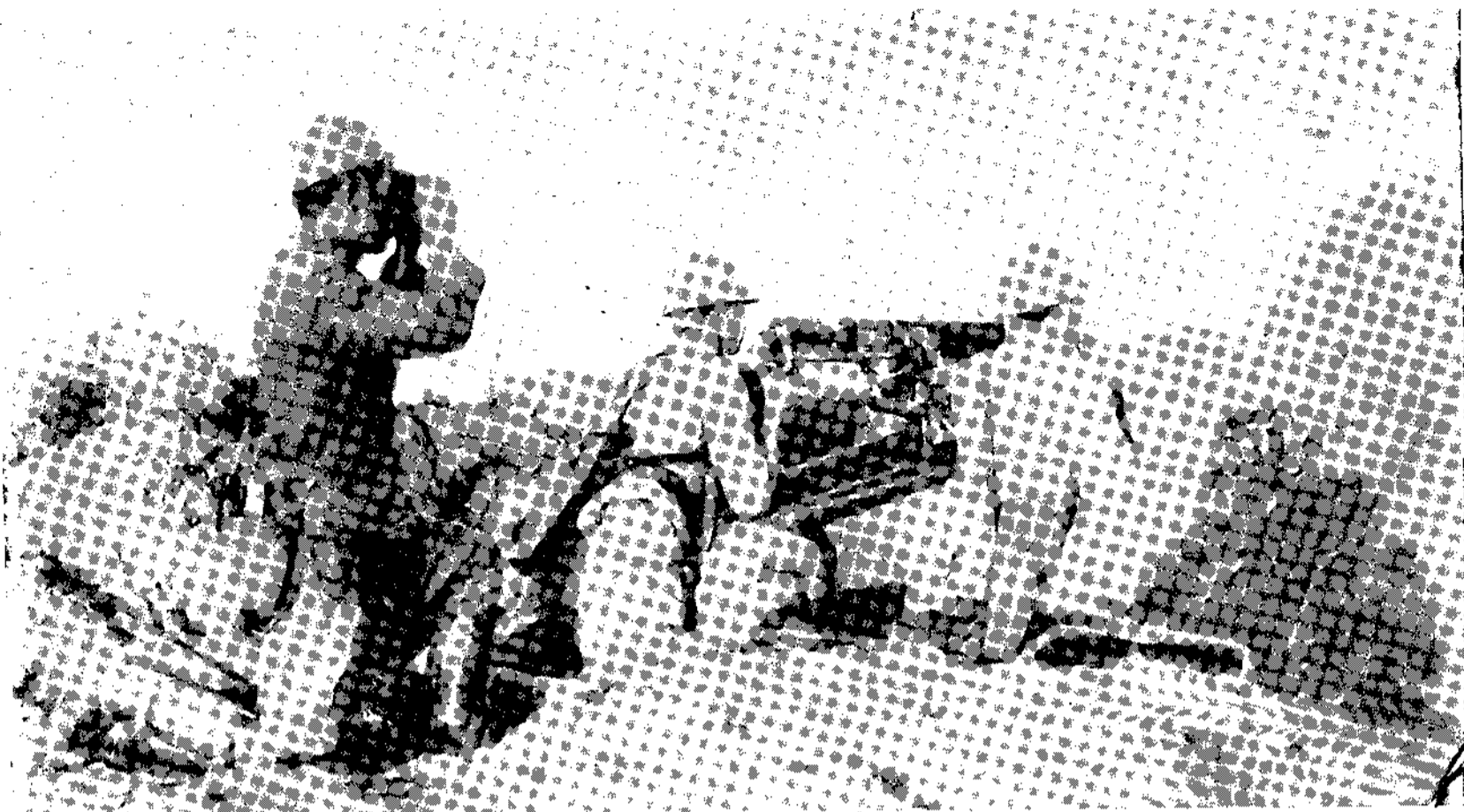


。隊軍本日之攻進地防駐軍九廿我向，近附山寶八



。軍日之攻進橋溝蘆向備準

動行事軍的劃計有是變事橋溝蘆



。擊轟軍駐我向槍機重共爲圖，事工固堅築預軍日，近附橋溝蘆



。也備準之攻進我向成竟，形情習演共爲此，端事肇而習演藉每軍日



。隊軍本日之發進橋溝蘆向來而源源





。葬火部本台豐回運，兵士亡陣而攻進因軍日



官軍日之禮葬火加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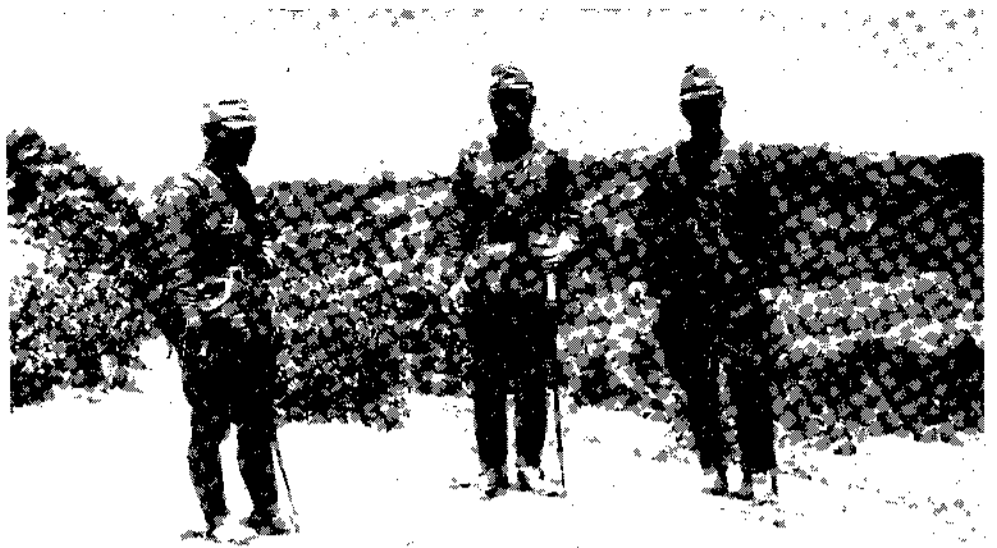
蘆溝鐵橋下之日本軍哨兵



。隊軍略侵本日之近附橋溝蘆



將中月香之令司軍屯駐北華本日任而代田繼



。長隊軍日分部一之線前橋溝蘆



。(左)村岡，(右)原木長隊之隊軍略侵本日



。情後擊兵九之英被甲之陣入隊運以軍爲三上  
形之毀士軍廿勇我車鐵地我衝軍載用口圖下



官軍之線前溝蘆在本日



指揮發  
動向盧  
溝橋進  
襲之日  
方重要  
軍官，  
旅團長  
河邊正  
三（立  
）及第  
一聯隊  
長牟由  
口也廉  
（中坐  
）在諫  
王廟附  
近指揮  
情形。  
可見此  
次事件  
之發生  
，顯為  
有計劃  
之行動  
，並非  
，偶然衝  
突也。



自事  
件發  
生後  
，日  
本內  
閣即  
召緊  
急會  
議，  
調動  
大軍  
來華  
圖謀  
擴大  
事端  
，造  
成中  
日之  
全面  
戰爭  
。圖  
為日  
閣議  
情形  
。高  
座者  
首相  
近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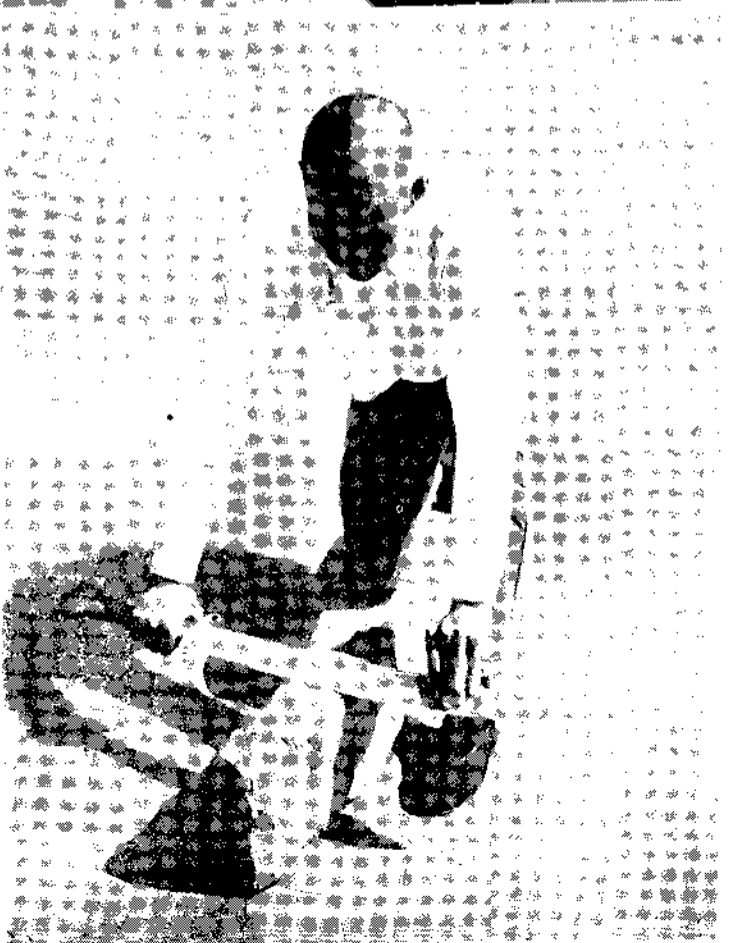


。兵士軍九廿之橋溝蘆衛保

# 戰抗之軍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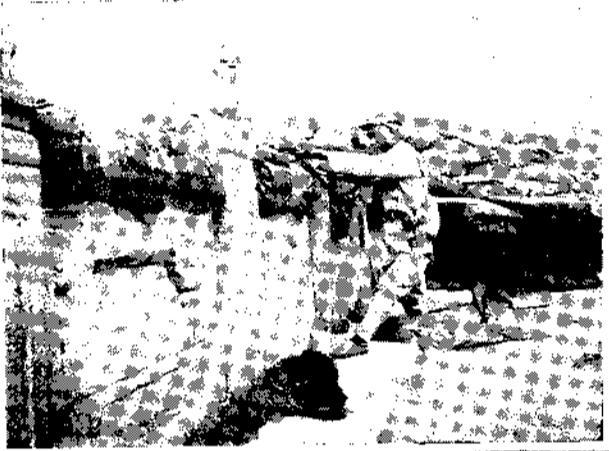
七月八日晨日軍藉口演習時走失日兵一名，無理砲擊蘆溝橋之後，我廿九軍吉星文團一部分士兵起而抗戰，英勇保衛蘆溝橋。於是華北之中日戰爭乃揭開了序幕。蘆溝橋乃平漢路之孔道，地位至為重要。蘆溝橋如失守，無異北平失去屏障，北平如受侵略，則華北危矣。

磨礪以須，準備殺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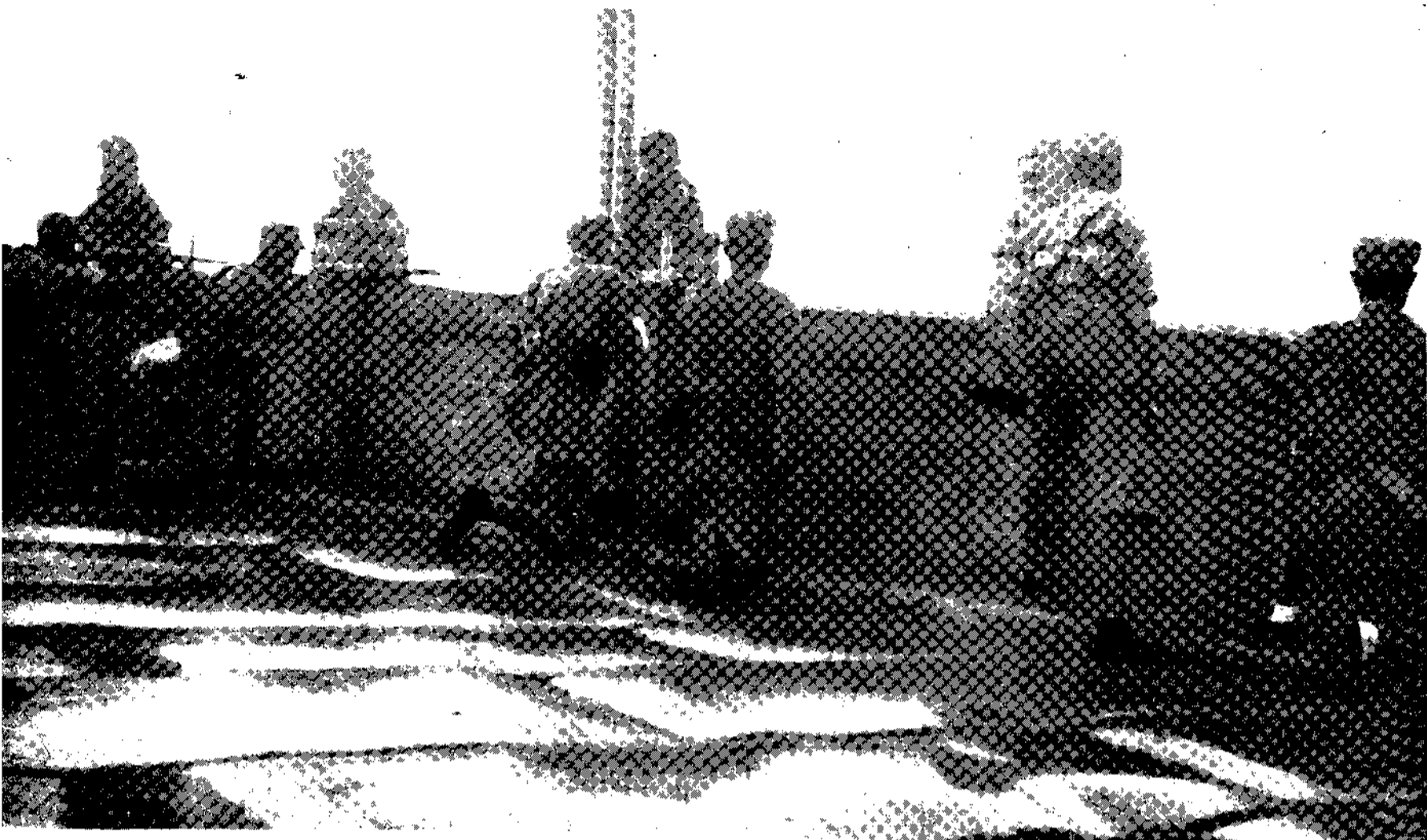
# 我軍 陣容

。射佈已內及城，轟飛日爲我  
砲高滿均市上各炸機軍防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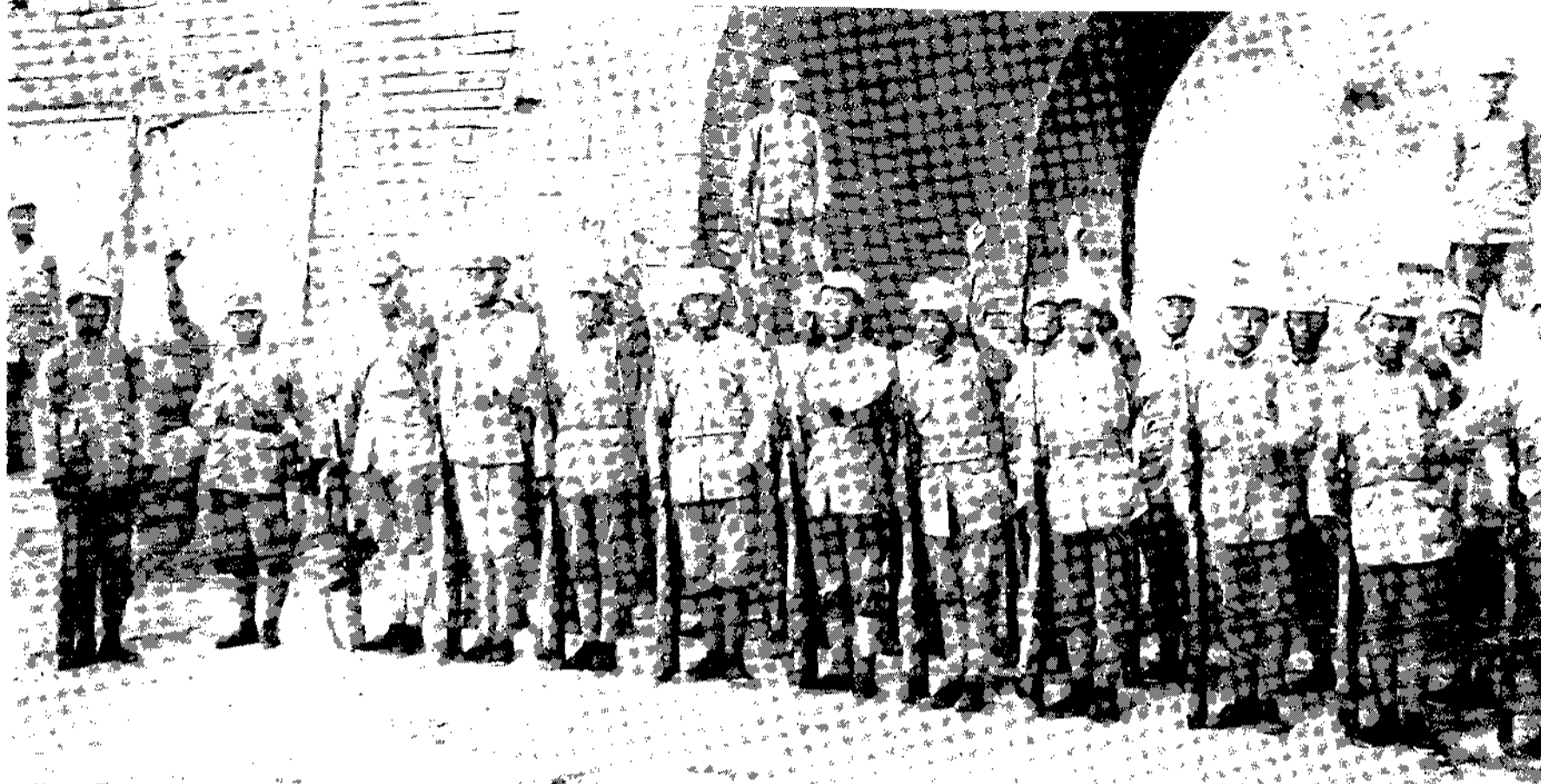
。軍我上橋溝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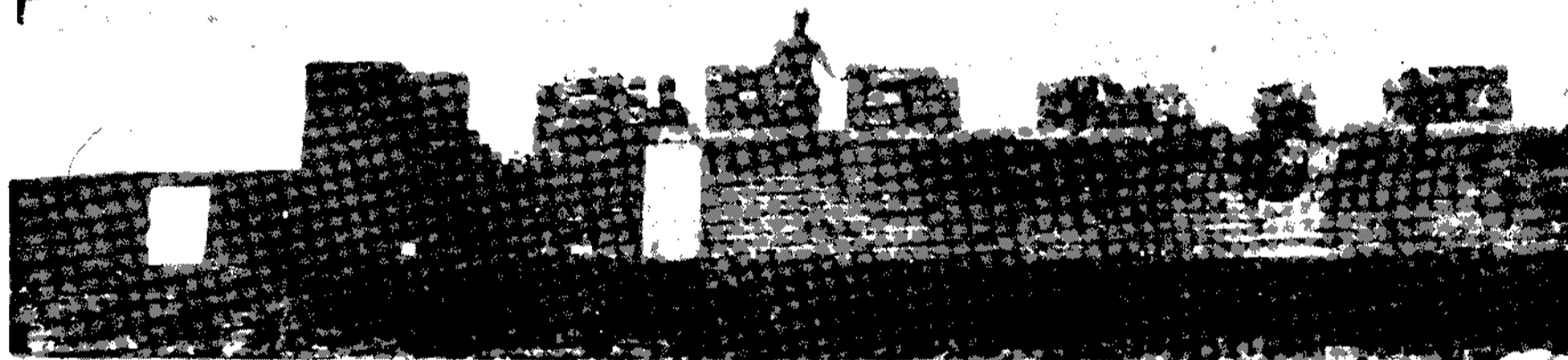


。士將軍九廿勇英我之線前最橋溝蘆：上  
。敵殺備準，刀大起擎：下

# 以身許國 · 不失寸土



。敵抗忠矢，牲犧國祖為誓，號日呼高兵士軍九廿我之城守



。隊槍關機輕之線前在軍九廿我：下

。兵哨軍我之上牆城縣平宛之時戰作：上





。 兵 哨 之 軍 我



。 兒 健 軍 九 廿 線 前 橋 溝 蘆 之 色 於 形 喜 後 退 打 人 敵 將



。 容 笑 現 均 主 賓 ， 話 談 兵 士 敵 抗 軍 九 廿 與 者 記 國 外

。 發 進 線 前 向 隊 兵 步 我 中 霧 曉





# 忠勇守之士之廿九軍將士



中振金長營軍九廿我之傷受而士國衛捍



兒勇之抗首兵團。團星師十軍十之抗指中戰溝在  
。健英戰先為士該長文吉七三九二戰揮，役橋盧



廿九軍卅七師師長兼冀省主席之馮治安氏，為富有抗戰情緒之青年軍官。



。珍自劉長旅軍九廿之戰抗揮指



哲長軍廿一談和行軍與  
元宋軍九之判平一進日



璣。徐參九之抗指  
。廷謀軍廿戰揮



森高連九之四日抵龍在士一率  
。長長軍廿連軍抗廟迴兵連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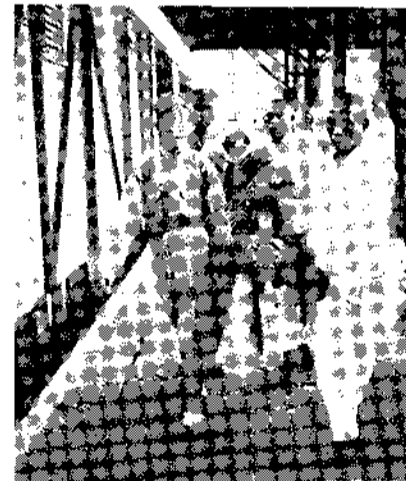


由長辛店專車運往保定之我方受傷戰士。

。軀捐國為，歸如死視，敵抗勇英，兒健線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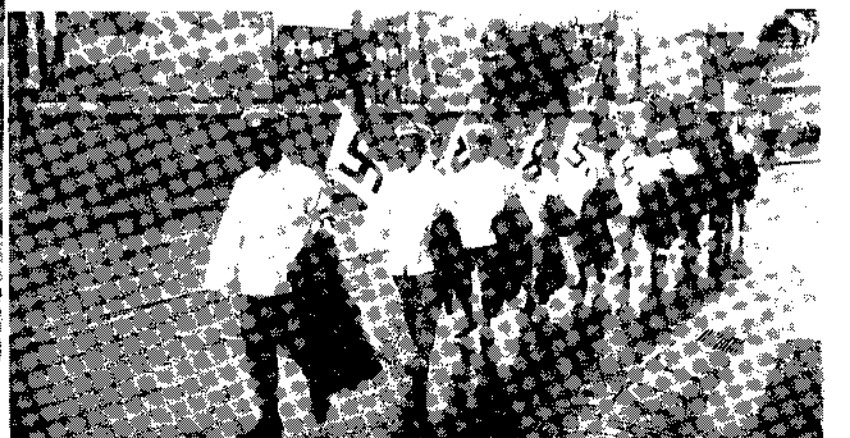


。士戰傷受方我之中車護救地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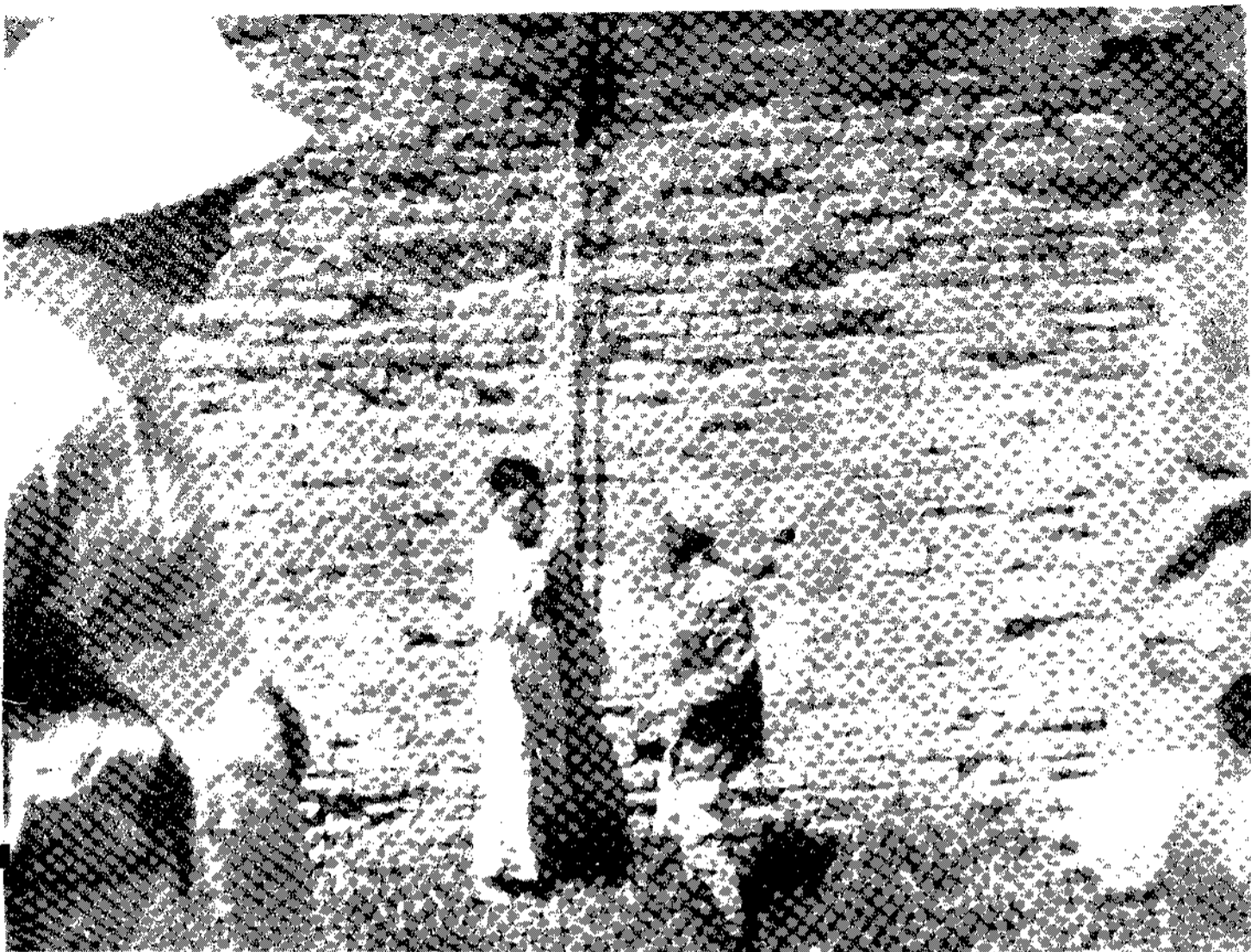
保運辛由戰受  
定往店長士傷

受敵為戰勇此  
傷而抗士之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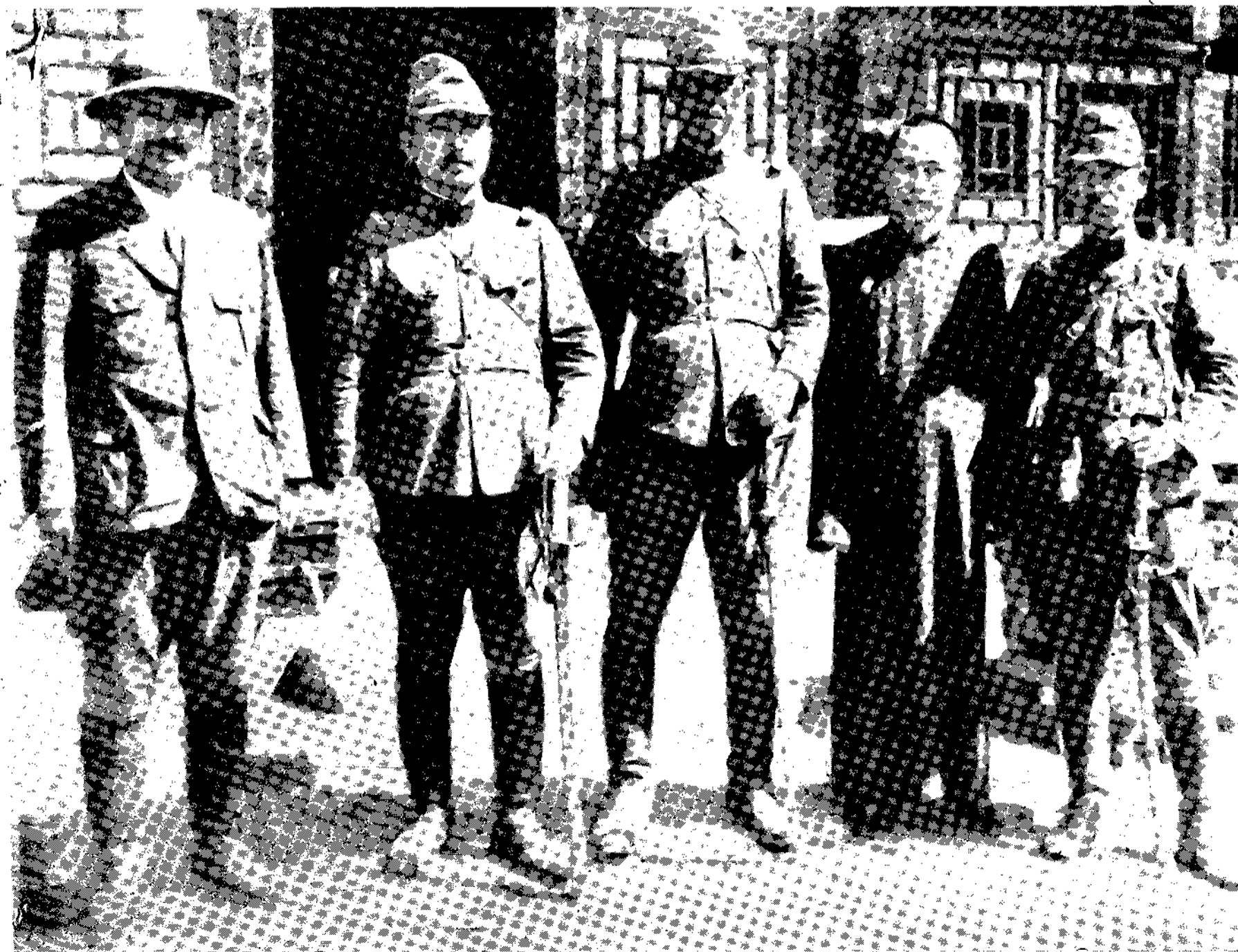
( 15 ) 。隊護救會字卍紅方我之線前發出平北由

# 雙方談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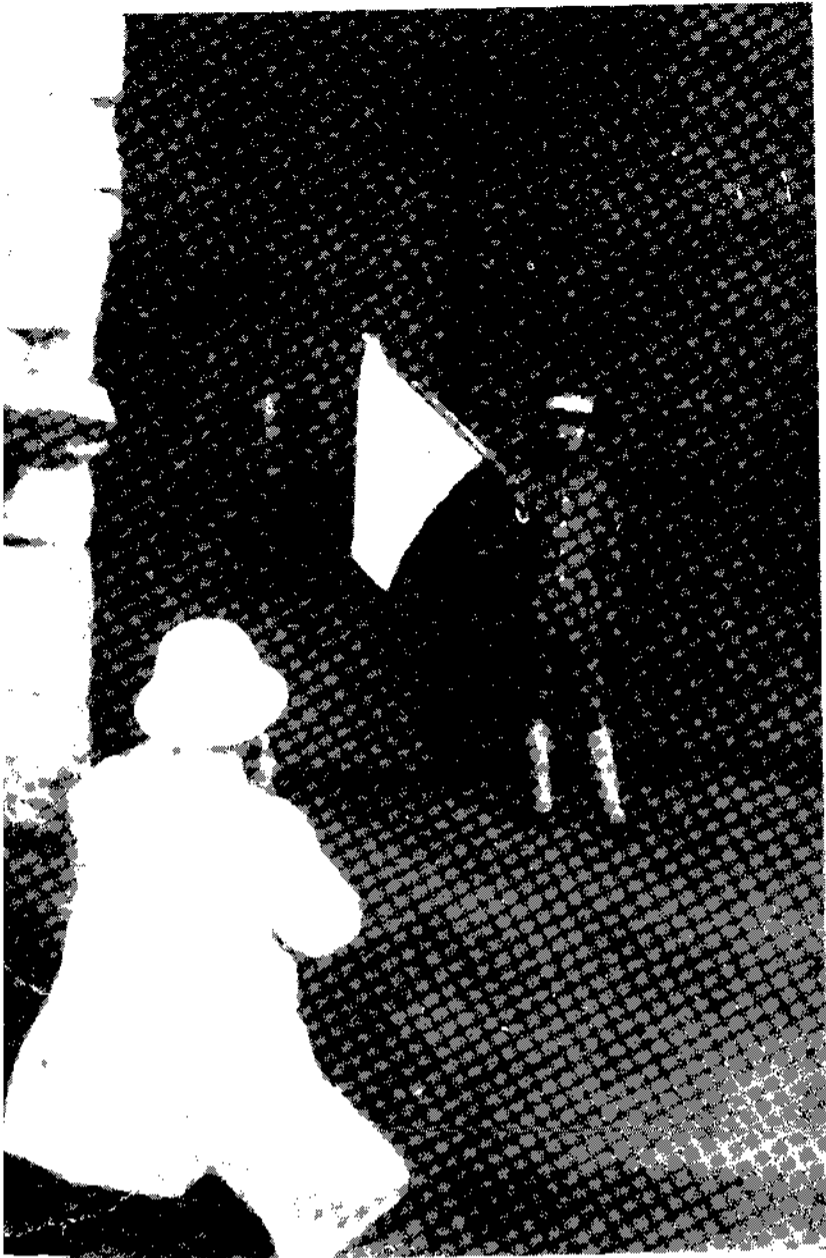


◦城縣平宛入繩索繩由表代方雙日中之戰停涉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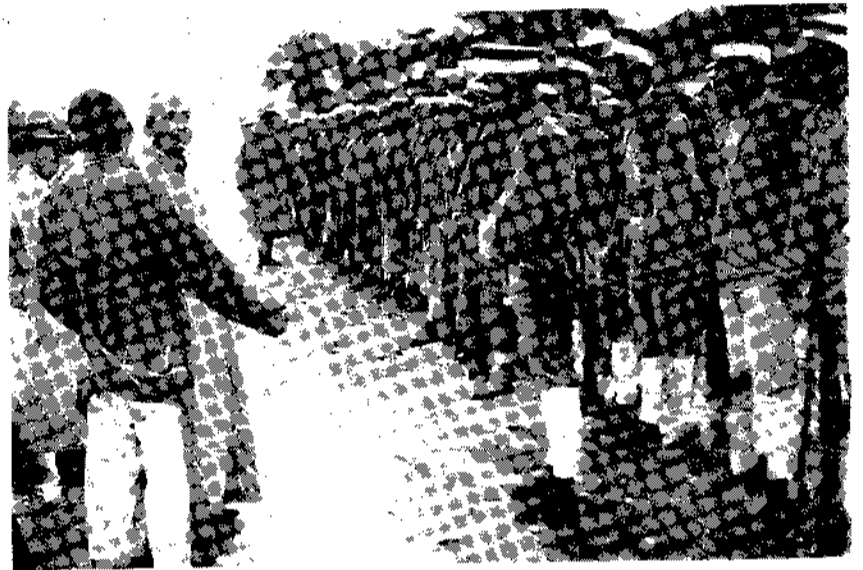
◦法辦決解商會等長隊田牟軍日與謀參周軍九廿派，後生發件事於局當平北



盧溝橋事件發生後，我廿九軍一面抗戰，一面派出代表與日軍進行和平談判。經平津兩地之努力折衝，中日雙方乃議定同時撤兵，宛平縣城由石友三部保安隊接防。但當我方軍隊撤退及保安隊開到接防時，日軍仍開砲擊炸，致我方受傷數人，事後日軍又違背信約，繼續增兵轟炸，可見日軍並無誠意。但我方本「和平未絕望前仍望和平解決」之動機，繼續與日方折衝。蔣委員長十七日在廬山談話會第二次談話時，亦發表意見如下：「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得任人要求撤換。（四）第廿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



◦ 口門城縣平宛於攝，使軍方我之平和洽接



◦ 防接隊安保三友石由，城平宛出退軍我，落段一告判談平和  
◦ 使軍之出派所方我，時平和洽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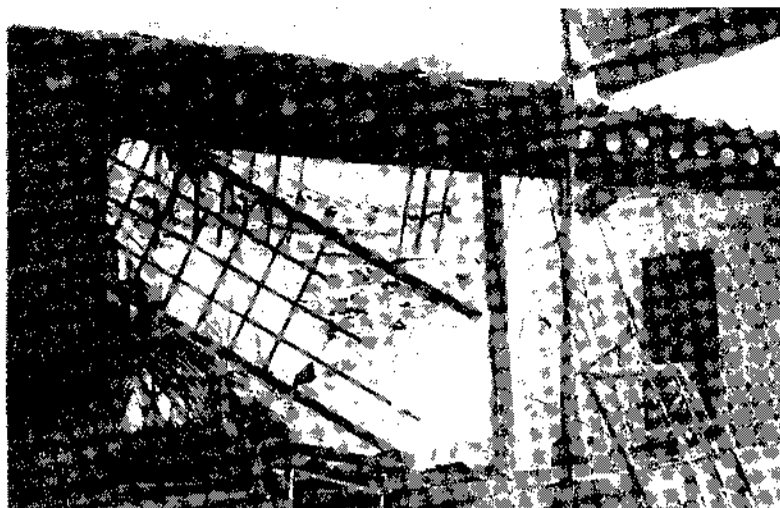


◦ 一時之天津為抵圖  
◦ 天津時發生事件於適，川大使駐華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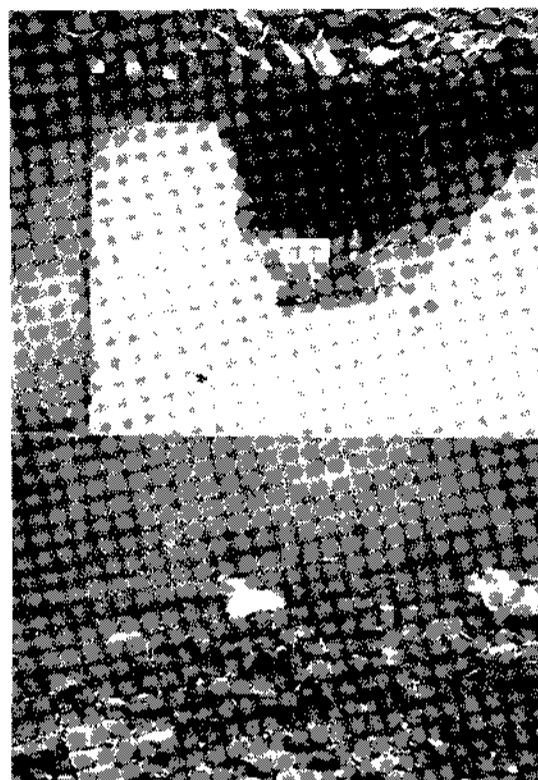


# 戰後之宛平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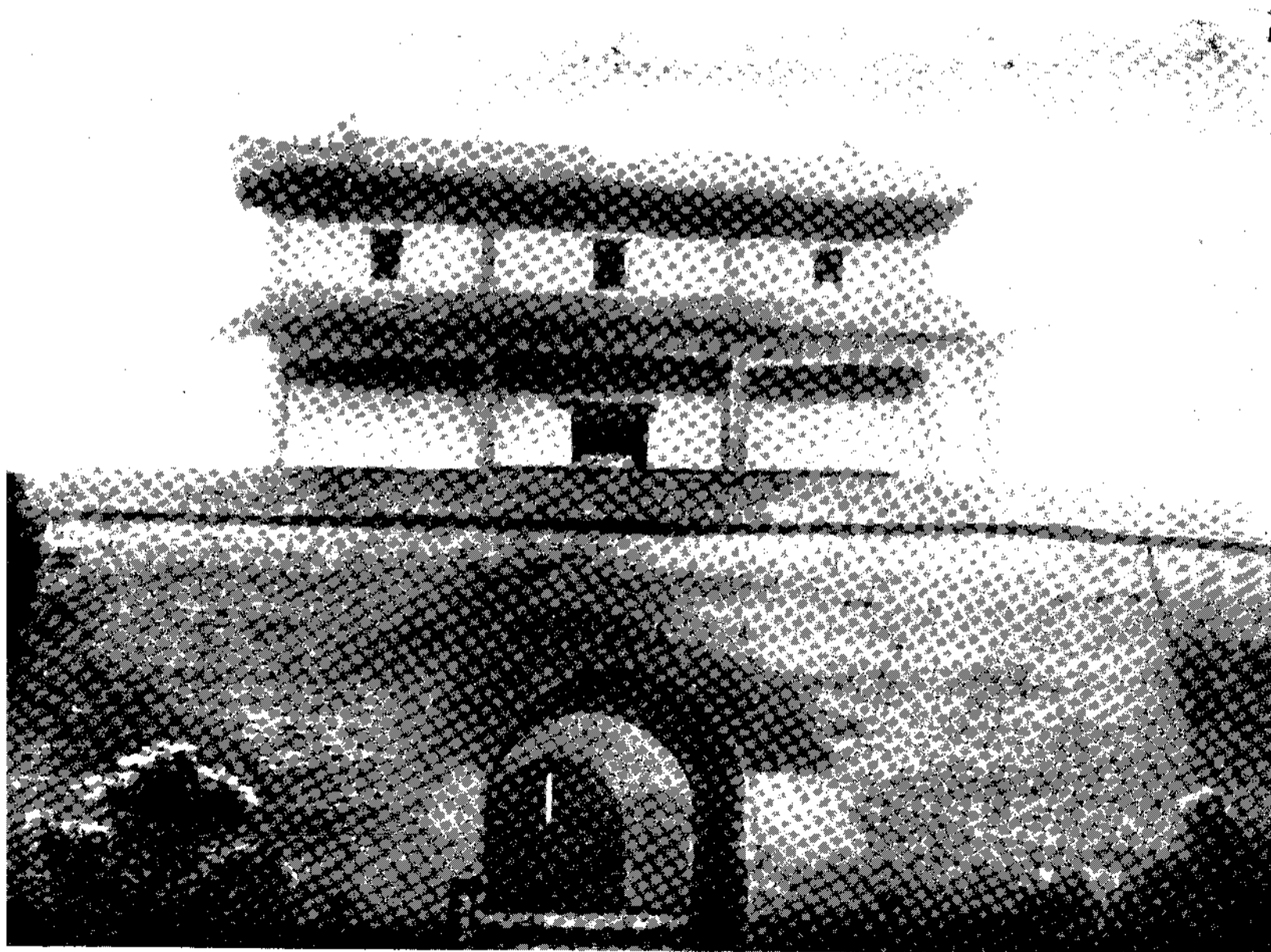
被日軍無理砲擊後之宛平縣城，目擊的盡是毀壞之民房，即宛平縣政府與宛平縣警察局亦為敵人所轟毀。可見敵人已抱使我華北盡為焦土之決心。本頁各圖即戰後之宛平縣城的實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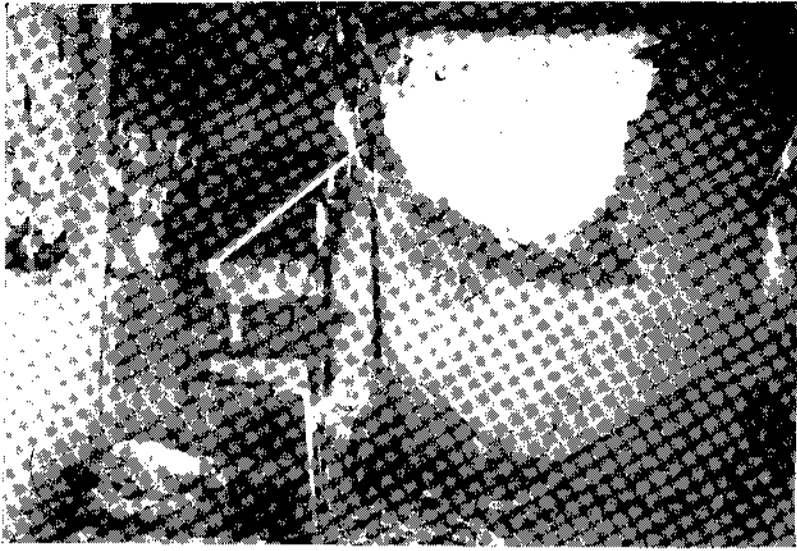
(圖二下上) ○ 毀砲所軍日受亦部內府政縣平宛



○ 房民橋溝蘆之毀砲軍日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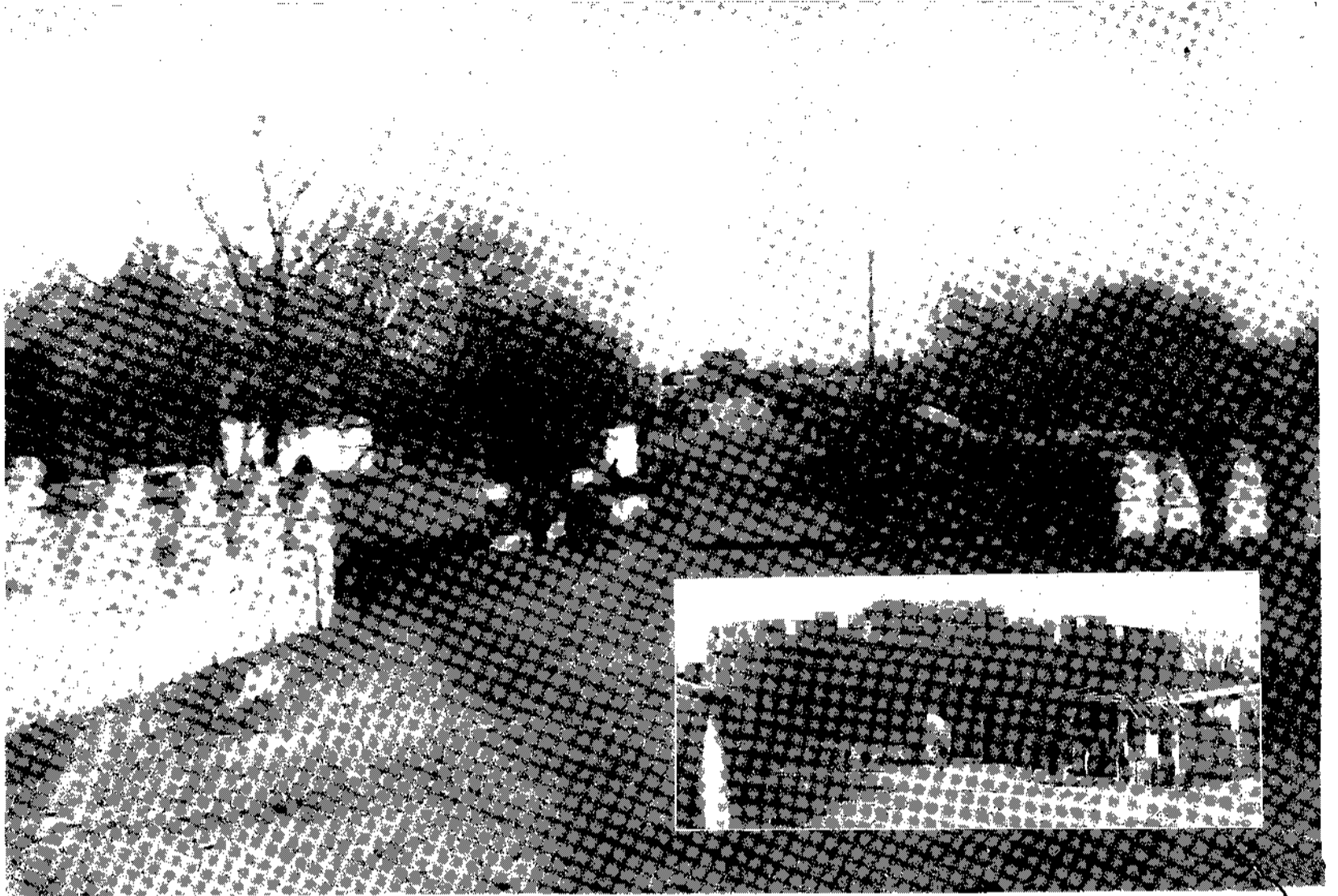


○ 樓城縣平宛之毀砲所軍日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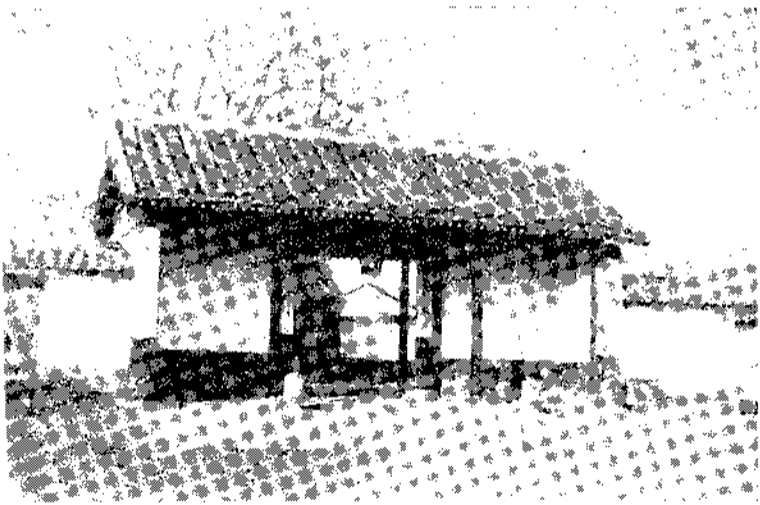


。公平之擊為下部局警平之擊軍被圖與上  
署縣宛毀被圖。內察縣宛後砲日為右圖





。寫特之門西縣平宛卽圖小。門西縣平宛望遠橋壩西平宛從



觀外府政縣平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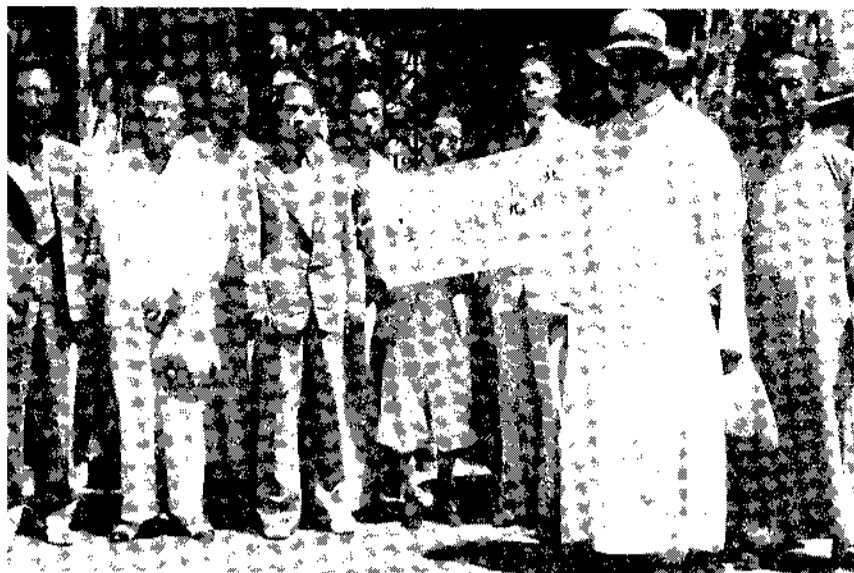


屬僚其及齋冷王長縣平宛之局危持擗



(20) 街大內縣平宛

# 勞慰躍踴衆民



◦ 上將敵抗勞慰線到赴表代派界聞新平北



◦ 軍勞院醫赴表代隊鋒先放解族民華中



◦ 表代曾國救女婦北東之兒健敵抗勞慰線前赴



◦ 士戰傷受之定保往運勞慰站車在，團勞慰合聯人工司員店幸長



◦ 團勞慰學大京北立國



◦ 軍勞門城各市平赴團勞慰合聯國救界各平旅北東



◦ 款捐士將敵抗軍九廿爲頭向在團捐募織組生學學小輪扶店幸長



# 戒備嚴密北平 都故之脅威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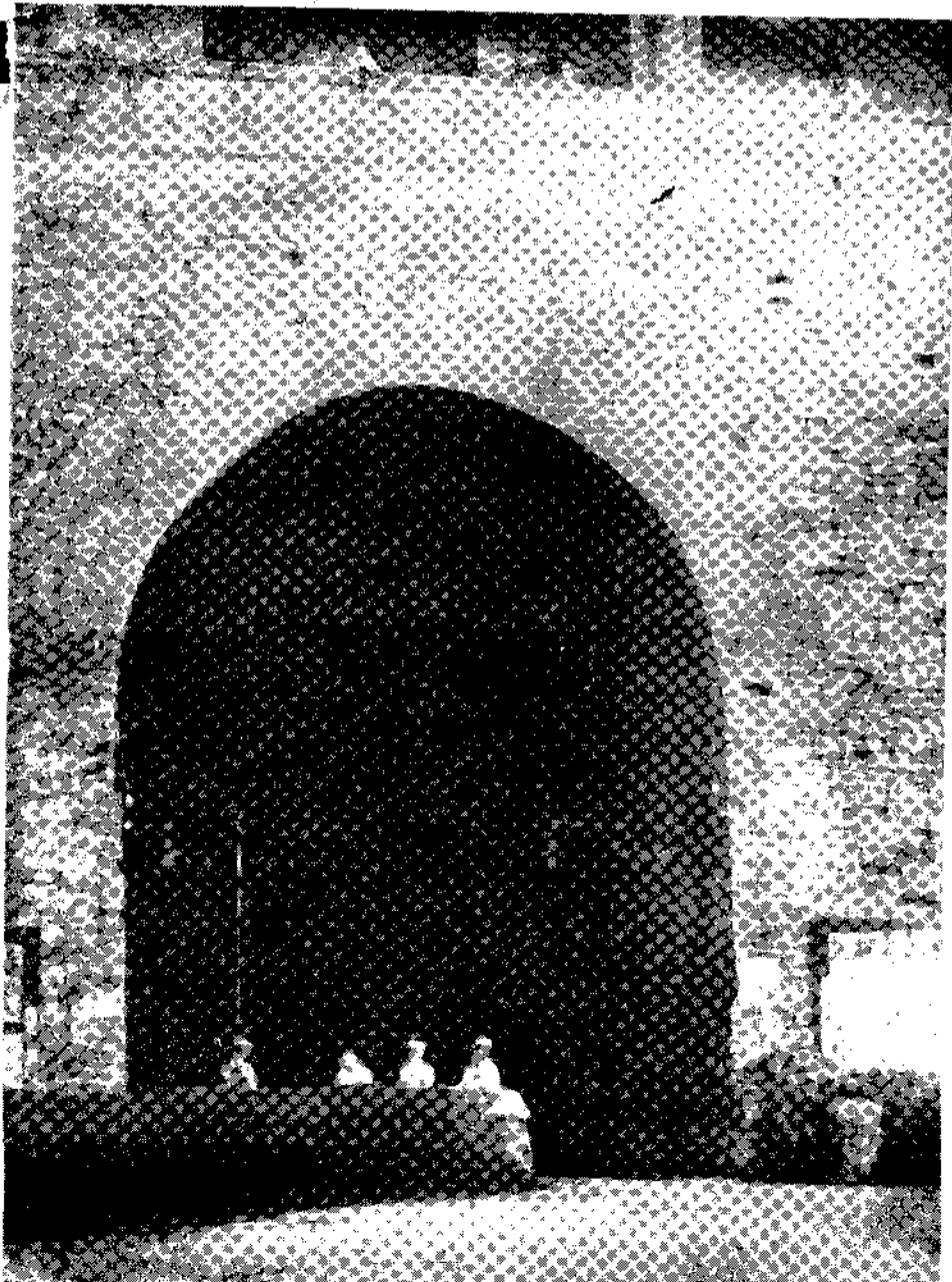
。情形糧之送食內輸向城外城時為開。一次開放小時只閉均門各嚴備故亂機細防局市，發後件橋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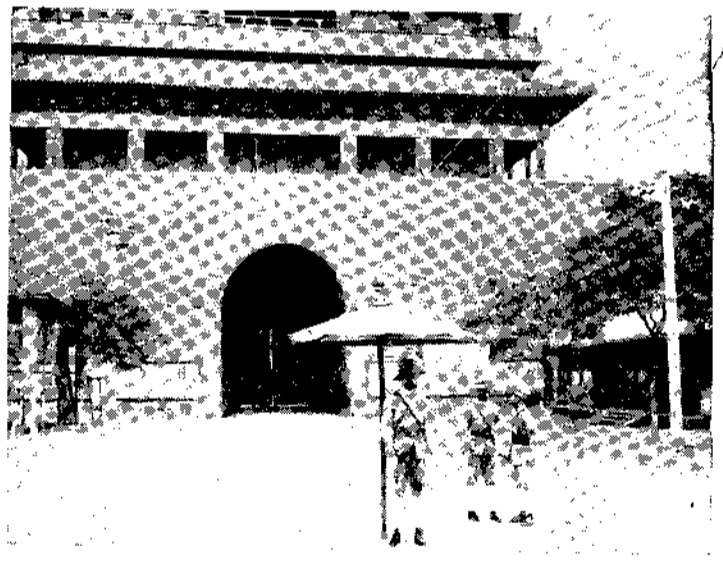
。北平城門每小時只開一小時，每次約廿分鐘，進出城者非常擁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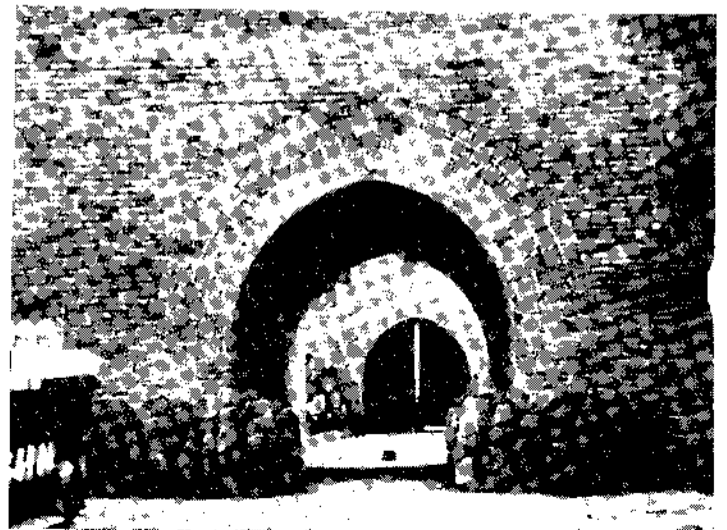
。由北平城外逃進城內之難民。



。城門緊閉時，武裝守衛之情形。



。平市各城門關閉，宣佈戒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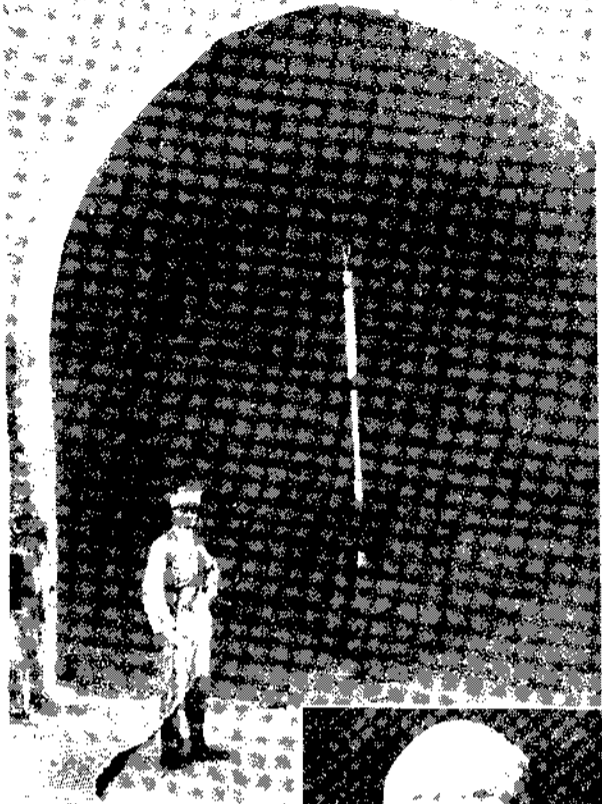
。各城門均屯積沙袋，以一萬。



。嚴極備戒，衛守士戰軍九廿由，袋沙有置均，道街要衝市平



。所檢軍西北平，者白衣純秦市及，二右氏治席省兼師七軍廿  
部閱營苑平在（衣（德市長平，人第（安馮主冀長師卅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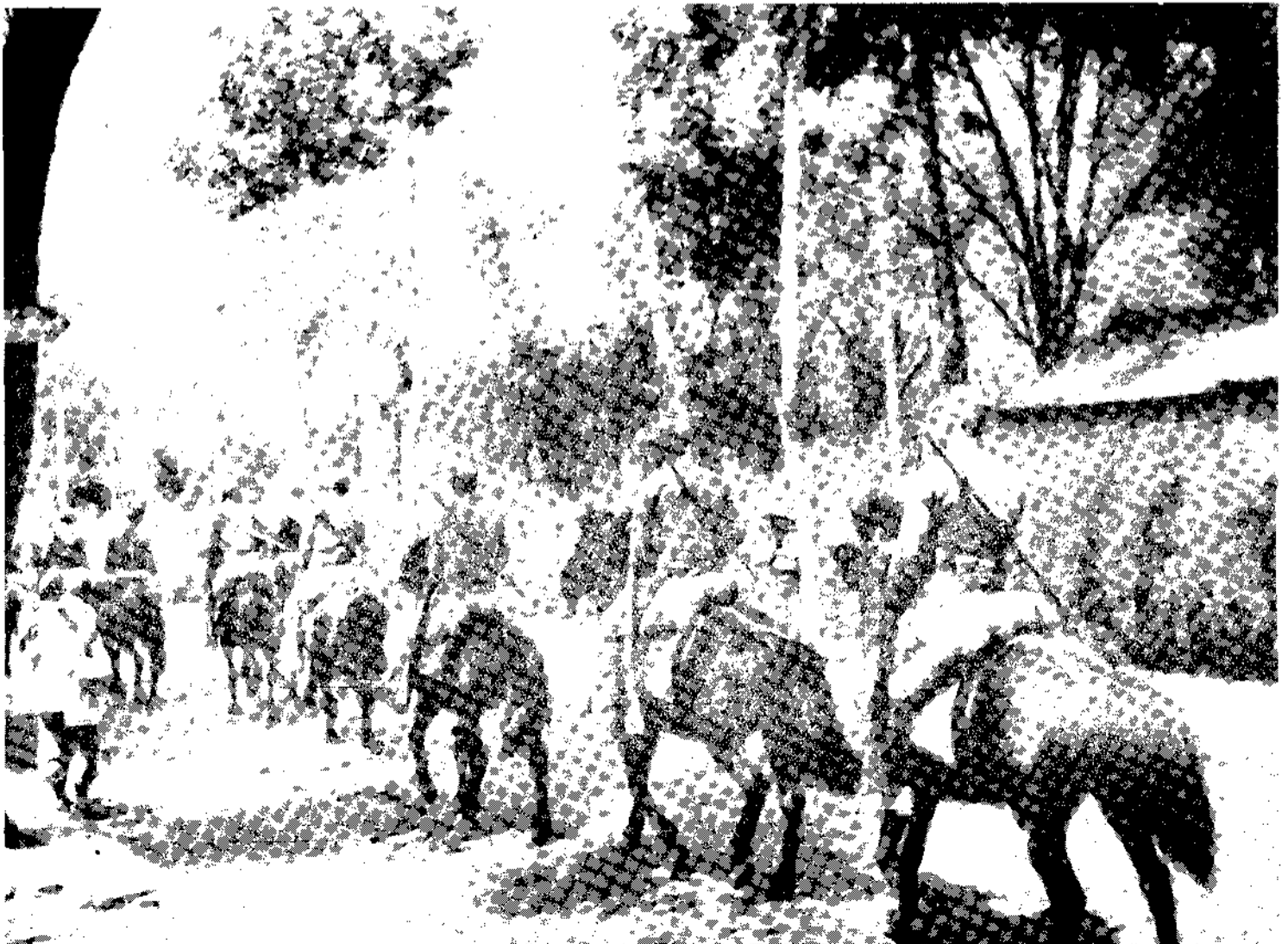


北平市長秦德純  
 (右)對平市治  
 安，極為關心。  
 平市戎備甚嚴，  
 城門緊閉，故治  
 安鞏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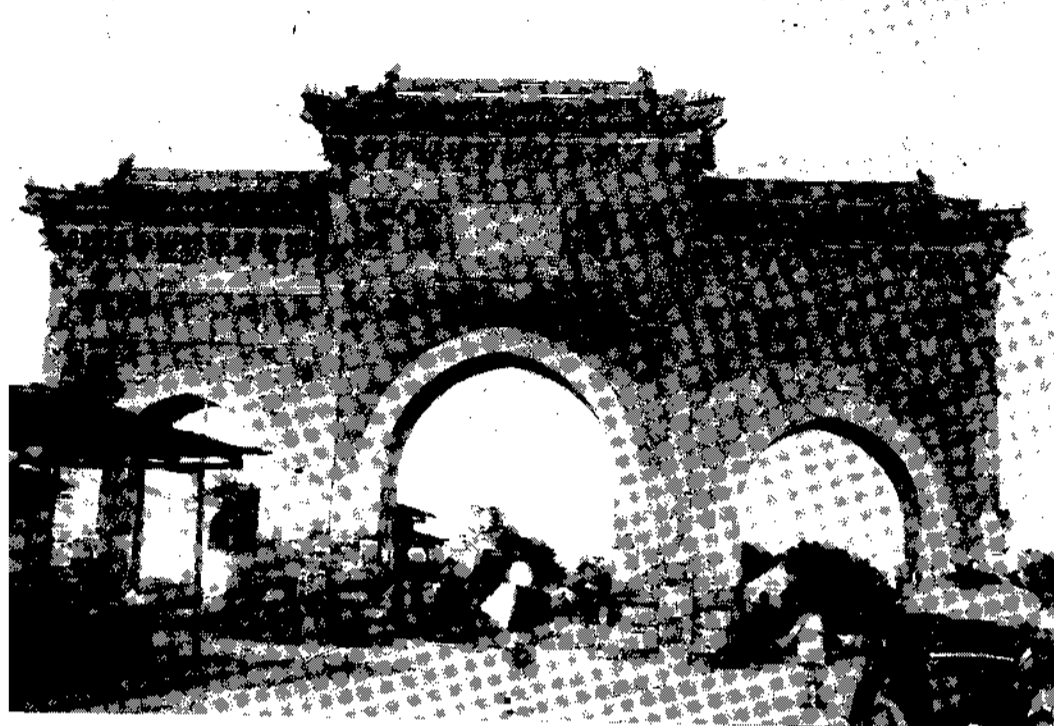
北平日本使館前戒備情形。

廿九軍騎兵隊，每日出巡於平郊，以維平治安治。



# 沽塘·山唐·台豐·村井大·店辛長

· 鎮重之事軍北華 ·



。道孔蘆平係，村井大之佔強軍日被為圖上  
。地重防後之軍我為，里五橋溝蘆距，站車店辛長即圖下

兵軍廿上車辛為右  
。守九之站店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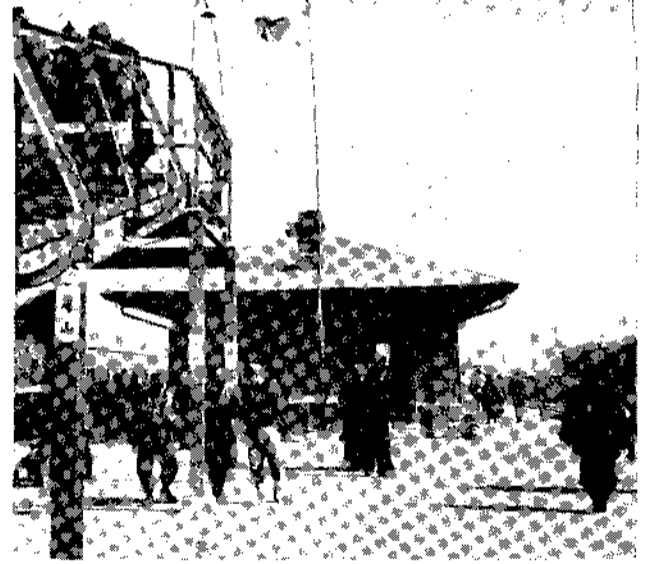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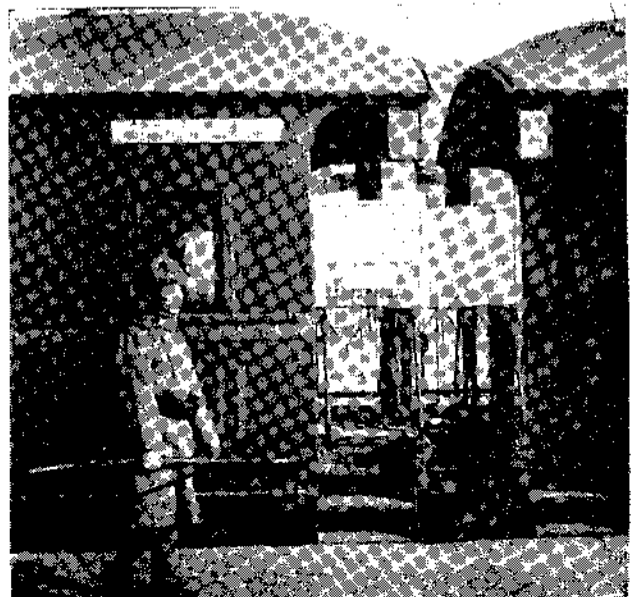
。站車台豐為角下，姿雄之橫縱軌鐵站車台豐為圖上。處之兵重駐軍日為現，障屏要重之平北即亦，道孔津平為台豐



。形情車列查檢軍日為圖，地要之兵重駐軍日為成已地該，後立訂定協沽塘



。站車山唐於揚飄，幟旗軍日



日軍沿北甯路各站檢查客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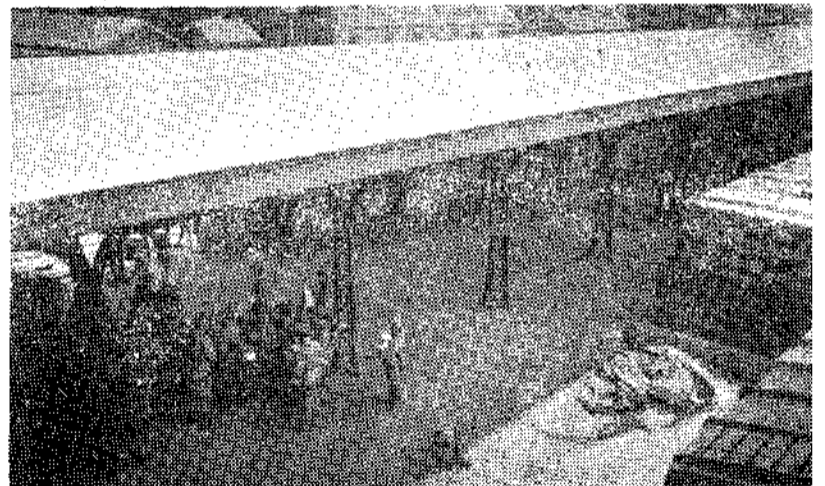
# 天下是誰的·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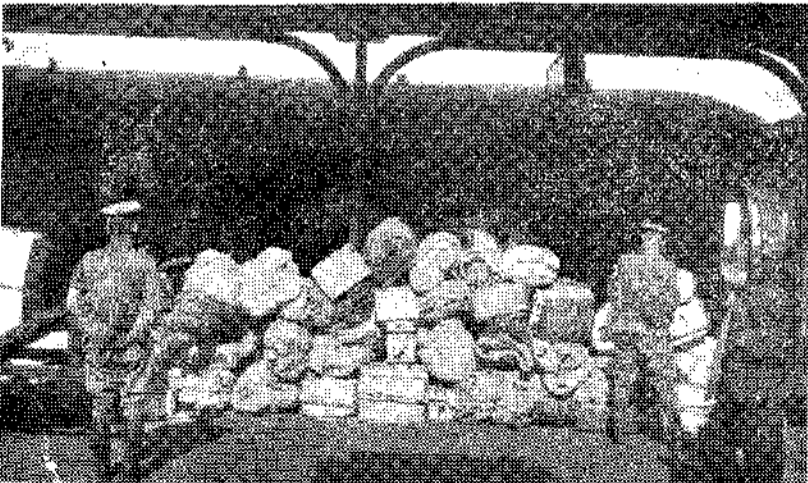
。隊兵步軍日之津天抵運外關由爲圖上，有不日無幾，軍日之津天抵調外關由軍日，後事戰生發橋溝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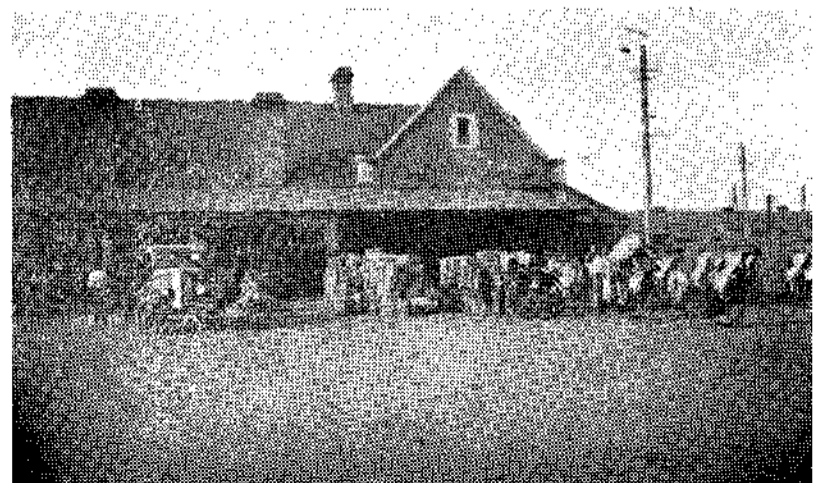
。情車津在軍日圖多軍來關由日  
形時下天官本爲，甚日運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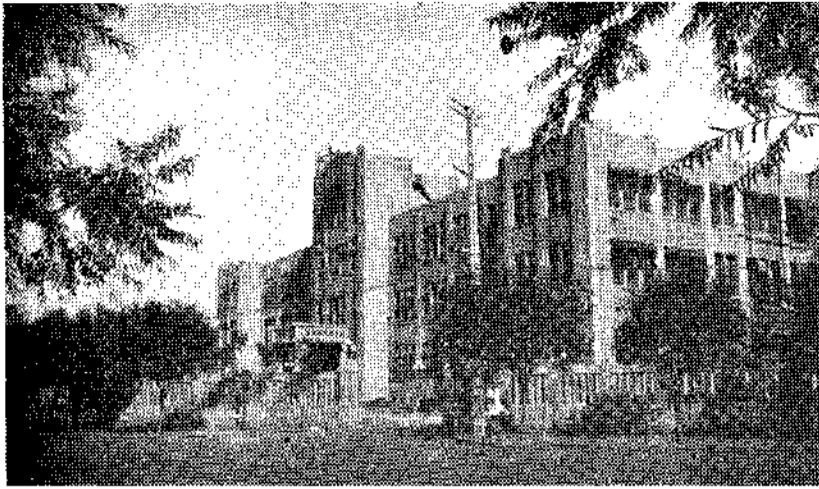
。卸車在後天運檢。需他及子日  
下站東，津入關由品軍其彈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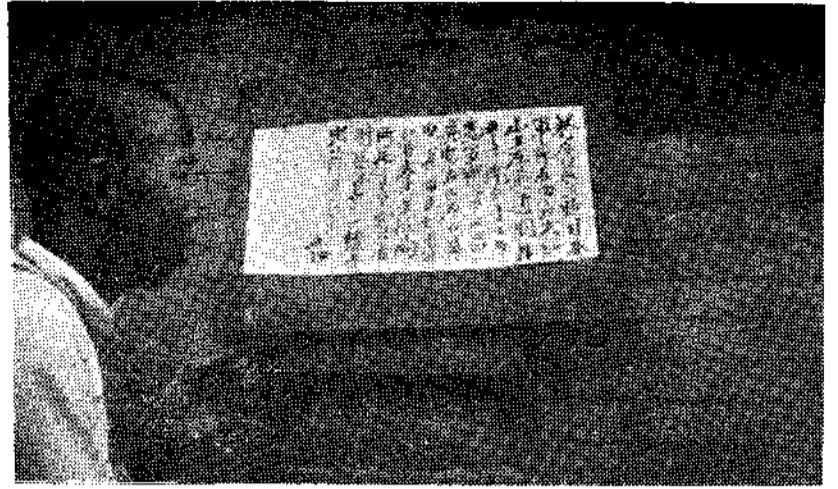
。李行查檢站車津天在軍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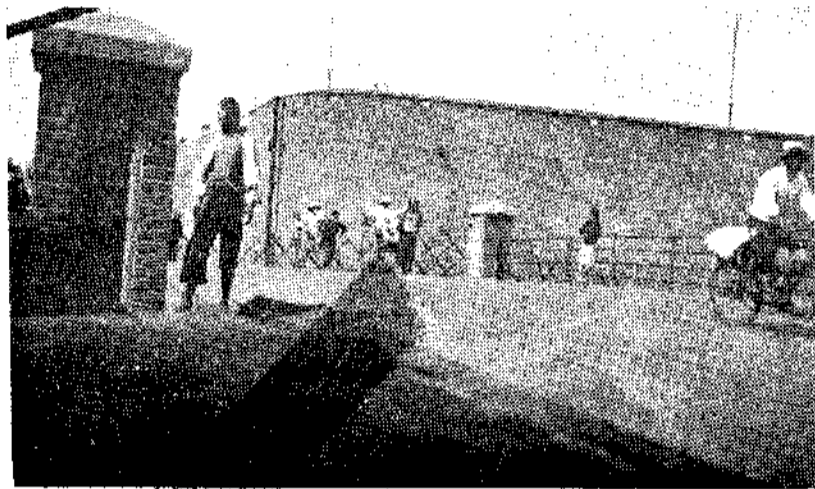
。繁頻爲至輸運軍日，觀外之站車東津天



。局路甯北津天之公辦視監軍日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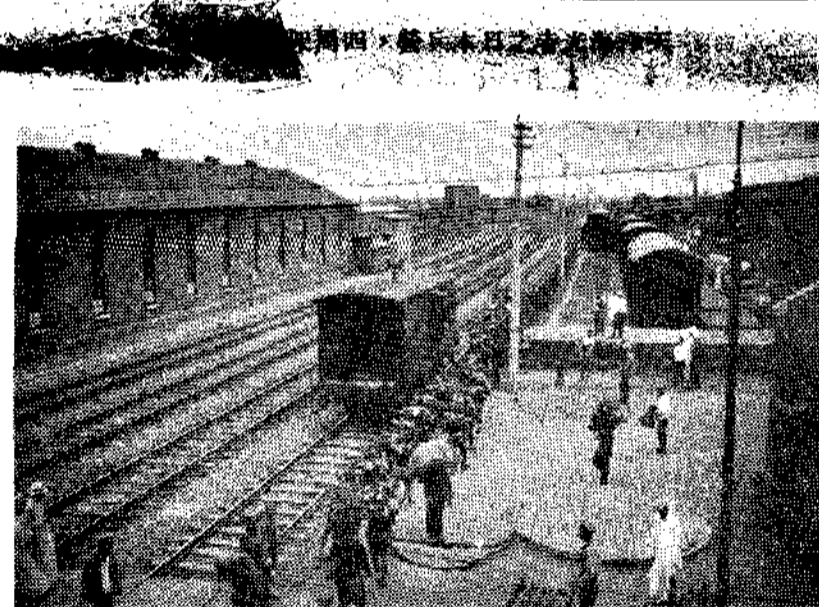
。器毒防之失遺查尋係，告佈之出貼軍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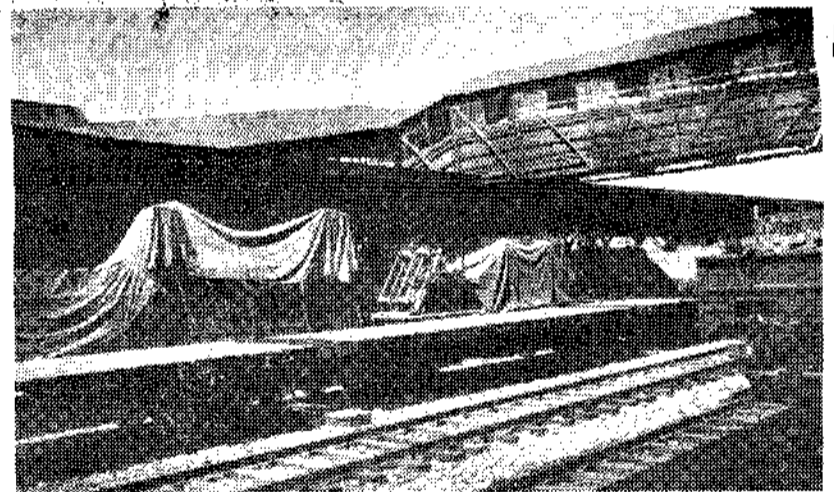
。來請西，營兵本且之清道場



。觀外一另之站車東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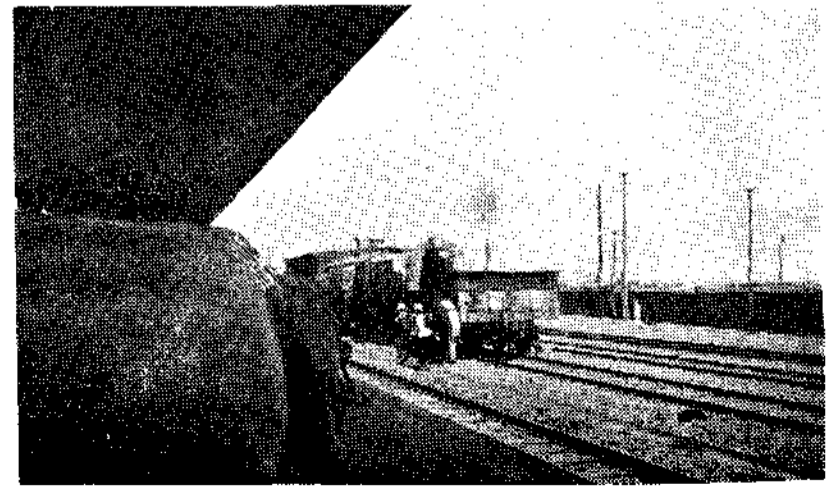
。形情站總出開軍日之津天抵開關榆白



。品川軍軍日之津天抵運關榆由



「軍真」謂所之來開關榆由迎歡女婦僑日津天



。車列滿南之津來軍日運裝



# 蘆溝橋事件經過

## 日軍砲擊蘆溝橋

### 首先發動中日戰

七月七日晚十二時許，日武官松井用電話向我冀察軍政當局聲稱：昨夜日軍一中隊，在蘆溝橋郊外演習，忽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現缺少了士兵一名，同時認爲放槍的已逃入宛平縣城，要求立即率隊入城搜查所走失的日兵。我方當以時已深夜，如日兵入城，一定會引起地方居民之不安，同時我方在蘆溝橋部隊，昨日竟日均未出城，該種槍聲，決非我方所放，遂婉加拒絕。但不久松井又來電話，聲稱我方如不允許，彼方將以武力包圍前進。同時我方已得報告，說日軍對宛平縣城，已取包圍前進的形勢。於是我方再與日方商定，雙方即派人員前往調查，並防止日軍行動。至八日晨四時許，雙方人員已到達宛平縣署，但日方代表寺平仍堅持日軍須入城搜查，我方未允。正在交涉間，忽聞東門外槍砲聲大作，我軍未予還擊；但不多時西門外大砲機關槍聲又起，連續不絕。我軍仍鎮靜如故。繼因日軍砲火更烈，我軍爲正當防衛，萬不得已始加抵抗。戰事延至上午五時稍停。惟雙方仍在對峙中，不時還可聽到斷續的槍聲。總計是役我軍傷亡十餘人，損失頗重。而日軍此次之演習，及砲擊我軍之各項行動，確是一種早已預定的計劃。我軍爲保衛國土及正當防衛起見，不得不與日軍周旋。不過只要日方答應雙方同時撤兵，則我方仍願與之作和平談判。

至八日十一時許，因談判無結果，蘆溝橋方面中日軍隊又起衝突，我廿九軍吉星文團一小部與日軍約六百人作戰，卒將日軍擊退。我軍士氣極憤慨，誓與蘆溝橋共存亡。當日下午日方通牒宛平縣當局，聲明限六時以前將宛平縣城讓出，否則決以武力攻城，經我方駁拒，致入夜兩軍又入於對峙狀態。翌日晨三時復經雙方長官商洽結果，雙方部隊於五時起各歸原防，宛平縣城由石友三部保安隊接防。惟屆時日軍一方爲向我示威，一方爲掩護部隊後退，復發砲數十响，傷我排長一人，兵士也有受傷者。保安隊則死一人，傷四人。保安隊係由中隊長賈毅率領，約百六十餘名。共乘載重汽車二十餘輛，由黃寺開到宛平縣城，此時固守宛平縣城內之二十九軍一營亦撤出城外。

日軍則奉命撤至蘆溝橋東約六七里之五里店。餘者仍留防地，聲言須俟停戰辦法正式履行後，方可撤退。日軍之所謂誠意撤退者，只不過是緩兵之計而已。

果然，十日下午復有日軍六百名，攜坦克車四輛，野戰砲二十七尊由豐台開出。蘆溝橋日軍，亦積極佈置各項工事，至晚六時許，日軍又向我軍挑釁，當即發生衝突。雙方互擊約兩小時始停止，華北形勢又形嚴重。我當局立將北平各城門關閉。冀察政委會且開緊急會議，羣情激憤，議決：日方如必進逼，惟有不顧一切，抵抗到底，而同時復聞日本關東軍方面，決調兩萬人入關，已有兩列車通過榆關西開。至十一日晨一時三刻，日軍又以步槍機關槍夾以大砲，向我蘆溝橋猛烈攻擊，我守軍也奮勇還擊，迄晨三時猶在激戰中，日軍已大部分退至大井村。至上午十一時許，日軍又向蘆溝橋一帶砲擊，企圖渡河，通縣南門外及平津間黃土坡車站，亦因日軍向我駐軍挑釁，小有接觸。當夜十時廿分，蘆溝橋日軍復以河邊旅團主力第一聯隊分三路進攻，宛平由牟田口；森田，嘉田分担八寶山，永定河進襲任務，是以中日大戰又在日軍再度背約之下而展開。十二日晨八寶山之萬國高爾夫球場附近，乃爆發最劇烈之戰爭，爲自中日軍隊衝突以來所未見。平西村莊數所，均受砲火與機關槍之摧毀，午夜後砲火至烈，歷一時二十分鐘之久，至晨五時半復開火，但未幾即停。在這樣再度緊張的局面下，北平戒備甚嚴，各城門除正陽門日開半扇外，餘均每隔一二小時開啓半扇，約二十餘分鐘。各城門洞口及市區衝要地點，均以蘆袋裝土，作防禦工事。同時日軍方面，也由關東軍調來大型轟炸機十二架，十一日一日之中，已先後有十三架飛抵天津。豐台日軍，也逐漸增加，遍地皆是，強佔民房，以致人民紛紛逃避。

不管戰事怎樣緊張，天津方面還在舉行「和平談判」。十二日下午五時特發專電，亦謂：「此間今晨接平官方報告，知日兵已撤，先是昨夜秦德純有電話到山，謂衝突已停，不至再有枝節，但深夜續得訊，日兵仍開槍，故咸感局勢緊張」。日軍屢次接受雙方退兵之要求，但絕無誠意，事實上仍不撤兵，有時經我方催促，始僅撤去一小部份，故十二日晚情勢又現緊張，當晚九時衝突又起，係蘆溝橋方面日軍不守信約，向我軍陣地猛攻，同時大井村日軍，也向我財神廟方面駐軍進攻。

（按財神廟距北平廣安門約四華里），但我士兵事前早已準備，當予以猛烈之還擊，雙方砲擊約二十分鐘，日軍不支，旋即退去。

### 宋哲元由魯抵津

#### 中日戰爭移平郊

因日方毫無誠意，和平談判或續或斷，中日戰事也或弛或緊，在如斯緊張局勢之下，廿九軍軍長宋哲元，自然不能長久住在樂陵原里，故十一日由魯抵津，翌日六時許即到達德社辦公。並發表書面談話如下：「此次蘆溝橋發生事件，實屬東亞之不幸，局部之衝突，能隨時解決，尙屬不幸中之大幸，東亞兩大民族，即是中日兩國，應事事從順序上着想，不應自找苦惱，人類生於世界，皆應認清自己責任，余向主和平，愛護人羣，決不願以人類作無益社會之犧牲，合法合理，社會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決不能和，希望負責者以東亞大局爲重，若只知個人利益，則國家有興有亡，興亡之數，殊非盡爲吾人所能逆料也。」但日軍既已蓄意侵我，不論宋哲元返津也好，和平談判還在進行也好，彼方却把戰爭範圍，延到了北平的近郊。事實經過如下：十三日上午十一時開始，日軍約五百名攜坦克車四輛，鐵甲汽車若干輛，出現於北平豐台間之鐵路線，和來自豐宛飛行場之我軍接觸。戰事旋即逼近北平，而達永定門外之鐵路橋，至是我軍由城內各段馳至，以援助戰區附近之守軍。戰事於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終止，當交戰之際，城南斷絕交通，居民皆不許外出。據在城牆目擊戰事的說：「我軍威勢甚盛，日軍卒向豐台方面敗退，所攜載重汽車二輛，所載汽油與子彈均作毀，乃委棄在路旁。」又路透社十三日北平電有云：「今晨南苑華軍營附近因有日兵一隊前往偵察，致亦發生小戰事。今日下午日飛機第一次參戰，飛機數架，曾轟擊南苑區之華軍。」據居於城外之外人聲稱：「昨夜之戰事，亦極劇烈，雙方皆用砲隊與機關槍轟擊，且用星彈照耀戰區。戰至午夜，因日軍退走，遂告終止。日軍乃沿宛平北平公路與蘆溝橋方面平漢路綫而進。」據村民聲稱：「戰事開始時，華兵即奪得日砲一尊，於是由西開來之日軍，乃與華兵約千名交戰。華兵在跑馬場掘壕固守云。路透訪員今晨曾往戰地視察，知

華軍於黎明時退出跑馬場，戰壕中遺有空子彈箱多具，華軍現扼守西城外之綏遠鐵路。」

同時廣漢門外也有日兵三四百名，欲進城被拒絕，迄十三日晨仍未撤退。齊化門外也有日軍三四百名，並不時聽到槍聲。



冀察政委會委員長長廿九軍軍長宋哲元氏，在津與日駐屯軍司令香月晤談後，十九日由津返平，與各迎送人員合影。

。及至十四日晨，在大紅門一帶，日軍分為若干股，向我軍挑釁。大井村以北大小村一帶，亦發現數股。日軍經我軍擊退後，至三時許，前方各地始均趨平靜。而晨一時左右，南苑方面日軍也曾集結兵力千餘，向我駐軍猛烈攻擊。下午五時又有日騎兵二百餘人，由豐台經南苑南面圍河向南苑我廿九軍軍部進攻，我軍當即迎頭痛擊，日騎兵立刻退走，雙方互有傷亡。入夜永定門外及大紅門又有槍聲砲聲。十五日因宋哲元在津繼續談判，不郊除步哨發生小衝突外，無大戰事。十六日亦然，只大井村以北日軍，向我軍以步機槍三次挑釁，每次約二十分鐘，因我軍未予還擊，故未發生衝突。計第一次為晚六時廿分，第二次十一時廿分，第三次十二時零七分。及至十七日晨一時半，復有槍砲聲，但約三四分鐘即停止。

自十五日至十七日的二三日來，前方只有小衝突而已。故平市空氣至為沈悶。不過，和平談判雖仍進行，但希望極微。而另一方面，日軍又復源源由關外開來，軍事外交兩方面，自然更現極度緊張之態。不意十八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有日本軍用飛機二架，飛往河南境內，當過平漢路漳河橋時，適有該路列車正在行進，日飛機竟以機關槍對該列車射擊，當死二人，傷二人。同日十二時由保定南下之第七十二次客車，當達到河北邢台縣（即順德）屬官莊站時，亦遭日機之機關槍射擊，傷十餘人。又十二時三十五分，某次列車在河北元氏縣，同被日機掃射，傷十餘人。

下午一時該機經石家莊西飛，旋又飛回經柳辛站往北飛去。我外交部據報，即日向日本駐華大使館提出嚴重之書面抗議。蔣委員長於十九日，也將十七日在蘆山談話會第二次談話時，對蘆溝橋事件的報告發表。內容最重要一點，是：「吾人只準備應戰，而不是求戰。」同時我外交部，也致日使館一備忘錄，內容保持嚴重之立場，而措詞則頗委婉。且負病出國返任的許世英大使，也恰於是日抵神戶，故在外交方面，我方仍盡最大之力量，以求和平的實現。無奈日軍絕無和平之意，復於十九日晨四時零五分，派便衣隊圍襲清華大學，經我守軍發現，予以迎頭痛擊，激戰至五時許，始將敵人完全擊退。當晚十一時半，大井村也起衝突，日軍發砲十餘响，因我軍未還擊，遂停。當日宋哲元由津乘專車抵平，王式玖，鄧哲熙，張維藩等偕行，秦德純，馮治安，石友三，及日方中島等多人到站迎接。而天津方面，所謂和平談判者也繼續進行。

但二十日下午三時，蘆溝橋方面日軍又向我軍開火，日軍計共二千餘人，以密集砲火攻我宛平與蘆溝橋，經我駐軍沉着防守，歷二小時敵人才因傷亡過重，不支而退却。五時後，又開始轉攻，至二十一日上午二時許，已入安靜狀態，雙方均無動作。當日除蘆溝橋外，大井村，小井村等地也有小衝突。至豐台與南苑之間，晨六時許一小部日軍，向我軍挑釁，雙方均以步槍互擊，數分鐘即停止。又永定門外大紅門亦發現日軍多名，與我軍一度衝突，以致北甯路上下各次車誤點，至下午始恢復。廿一日晨，蘆溝橋方面日軍忽停止攻擊，我增援部隊亦即撤去。宛平縣城仍由石友三部的保安隊固守。又雙方監視撤兵人員，在該地視察後，即赴平西郊衙門口監視撤兵。至於平西八寶山我方駐軍，亦於廿一日晚七時廿分撤退一部。當撤退時，日軍曾乘機向我發砲六响，傷我士兵數人，我軍未還擊。關於撤兵事，秦德純發表談話如下：「廿一日上午十時我方派前保安隊往宛平接防，此後有否和平希望，端視日方能否守信為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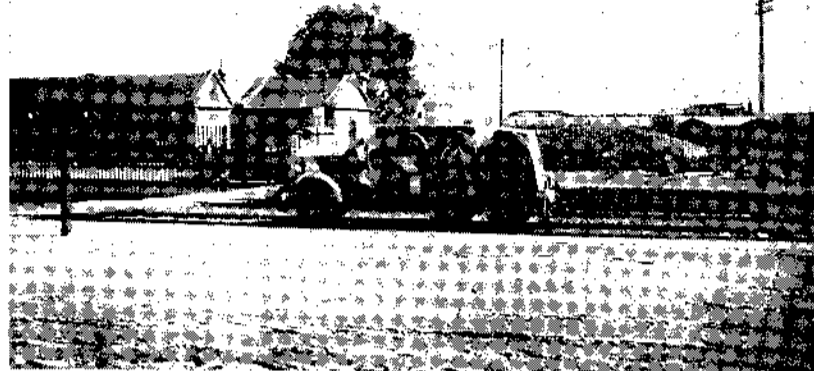
廿三日晨，此次抗戰情緒最高漲的廿九軍卅七師繼續撤退防地，計有兵士三列車共約千人，開往涿州，趙登禹一百三十二師兵士自河間開到填防者，約有六百名。但據各方報告，日軍仍未撤退，顯然已是背約。而日本方面又盛傳宋哲元已接受日方全部要求，這種要求的内容如何，據說南京最高當局仍未得到報告。茲將大公報二十三日下午十時由南京發出專電抄錄如下：

「冀察當局十九日與日方商定之件，迄二十三日午止，政府尚未接得正式報告。此次蘆溝橋事件引起之風雲，雖因二十九軍換防而獲保和平，但問題繼續依然存在，如日軍未能撤退，使平津一帶，完全恢復本月八日以前之狀況，即不能視為問題之根本解決。聞日軍方面二十三日曾向北平官方非正式表示，謂日軍調動乃極繁複，故須略緩再行繼續撤退云云。日方此種表示，至堪玩味，其用意所在，尤極明顯。我政府切望和平

之態度，始終一貫，現仍注視日方之舉措，並期其及早撤兵。另據消息靈通方面觀察，冀察當局今茲所實行者，僅爲勉求和平之前提事項，倘日方不遵守十九日商定之辦法而實行撤兵，則關於此事之交涉，大抵將由中央辦理。」

## 日軍一邊談判一邊增兵

日本的侵略軍人似乎看透了我國的弱點，所以每次的對華行動都是一邊談判一邊挑釁，有時甚至於談判已有一線的希望時，他們還會故意來一次含有要脅意味的進攻。這種含有要脅意味的進攻，有可能轉變爲真正的侵略，如「九一八」「一二八」，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嗎？這次的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日本又玩着老戲法，他一邊答應撤兵一邊却又時挑釁，一邊談判一邊却又增兵。現在且將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日本逐日增兵的情況開列於下：



在天津總站附近之日軍甲車

日軍於八日晨向我挑釁後，即由天津運千餘日軍集中豐台並有鋼甲車十二輛開豐。至午後五時，復有日兵車一列，計共十輛，由津開抵豐，車內共載士兵三十八名，押運子彈多箱，另有救護人員數名。接着又有日軍二百餘名，攜大型坦克車二輛，小型六輛，砲車十輛，裝甲車八輛，輕汽車六輛，載重車十二輛，機槍二十餘架，並滿載汽油子彈由津運豐。十日由榆關開到天津者，有兵車三列，通州也有一列開到，計日軍二千餘人。十一日也由榆關開來日軍二列車。截至十一日上午四時止，日軍在豐台一帶已集中二萬人左右。同時天津方面交通

界接秦皇島電，謂關東軍大型轟炸機十二架，已向關內飛進。當日午後，果有六架飛抵津。十二日據報告，又說日關東軍決增調二千五百人入關；第一七七七百人，已於十二日開抵津，第二批一千八百人十三日也可開到，並隨帶槍械軍實甚多。十二日下午九時中央社的北平電，有謂「山海關兵車十二日已有五列西上。已運到津之口機有三十餘架（一說五十餘架），十二日下午三時並有關東軍五百餘名，攜有小鋼砲多尊，分乘大汽車，由承德開古北口，分駐石匣等處。其第二批一百五十餘人，亦于十二日下午四時開到，駐在密雲城內。」又據申報所載，日關東軍於十二、十三日運津者甚衆，茲彙集如下：

(一)關東軍第五列兵車，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到津東站，津日軍預先驅逐車站內外華人，不准路員近車旁，致該列車所載人數不詳。第六列兵車載靖安軍約六百餘，下午二時可到。第七列載八百餘，軍需品無數，共掛車三十節，並有日重要統帥在內。上午十二時四十分已自榆關開來，薄暮可到。

(二)路訊：由日國內增調之兩師團兵力，已乘船到釜山登陸，由朝鮮鐵道配車，共五十列，下午一時起已向華北進發，第一列十五日晨可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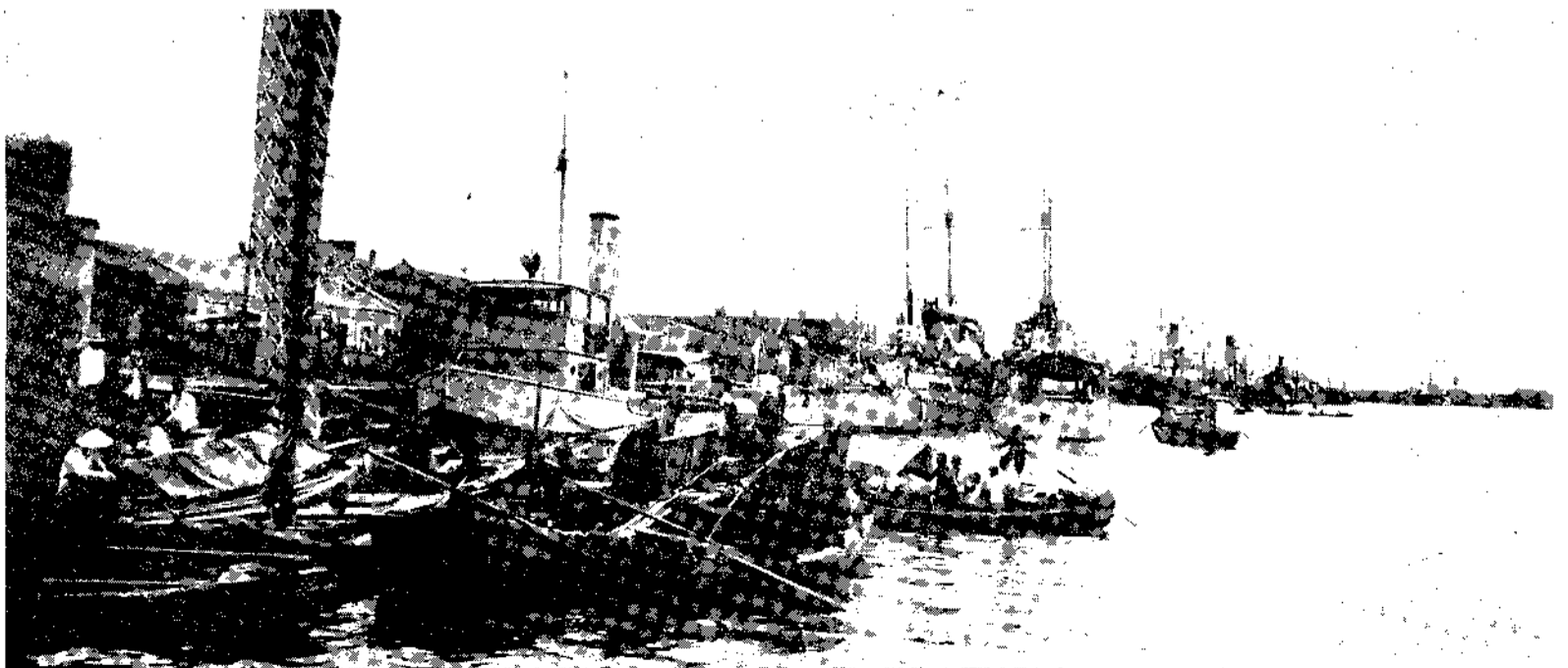
(三)十三日午後，關東軍裝甲無線電車，及探照燈，鐵甲車，均開抵津。截至下午七時止，前後到津日新軍已三千餘名，載重汽車百餘輛，軍需品無數，偽滿軍已到千五百餘名。來津日新軍，十三日下午四時，續乘載重汽車向平郊增發，步砲騎兵開去約六百名。

(四)到津日軍已下車，分別開入李明莊，海光寺，兵營。津市各街祇見日軍隊伍，輸送繁忙，反映時局益臻緊迫。

(五)關東軍兵車四列，步兵四百餘，鐵道隊三百餘，軍需品大批，由十三晨四時起，陸續抵津，士兵猶未下車，尚有兵車兩列，午後可到。

(六)十三日由關外所到軍隊，內以偽滿靖安軍爲多，以後猶有大批，將開到。已到兵車第一列載兵二百名，載重汽車十部，軍用品五火車，晨四時十分到津。第二列兵二百名，載重汽車廿部，軍用品五火車，晨五時十分到。第三列兵三十名，載重汽車十部，軍用品十火車，晨六時一刻到。第四列南滿鐵道隊一大隊，三百名，枕木道軌四車，晨七時三刻到。第五列車發電時已抵站，載運額未詳。以上各列兵車，均南滿路編組車輛，技術員工均該路調撥，由瀋連運駛來，津榆交通因日兵車絡繹，各次車均誤點。

(七)密雲電話，密雲原駐日軍百餘名，十二晚開往懷柔，十三晚由古北口開到日軍三百餘名，分住城內各商號，攜鋼砲甚多。薊縣燕郊夏甸一帶戰區保安隊，十三日突向通縣城區



事件發生後日本軍艦集結塘沽

城西集聚。

十四日所得情報大要如下：

(一)口軍連日開來津市者，為川口師團，截至十四日晨一時已抵津十五列車，其第十六列車所裝給養等十四日午也開到。聞尚有由日本國內開到關外之第五師團阪垣部，現亦待命入關。阪垣也有日內抵津之說。越本師團，聞亦將開往青島。

(二)今晨三時，日步兵約三千人，攜帶迫擊砲與機關槍由津開往豐台。昨夜與今晨日兵車四列，裝載兵士，白動車，高射砲，與水泥開抵天津東站。

(三)不郊十四日晨有日兵四百餘名，乘載重汽車三十二輛，附帶彈藥

車十一輛及做蓬卡車十輛，向永定門外二郎廟豐台方面開動。

十五日所

接電訊，有(一)十四日

午三時，天津到日軍三列，

加車一列，日

軍約三百餘名

，坦克車四輛

，載重汽車四

十六輛，高射

機槍六架，軍

用品十七閱車

，下車後入日

兵營。(二)

十四日晨五時

，日步兵一千

五百餘人，大

砲三十六門，

軍馬二百五十

餘匹，彈藥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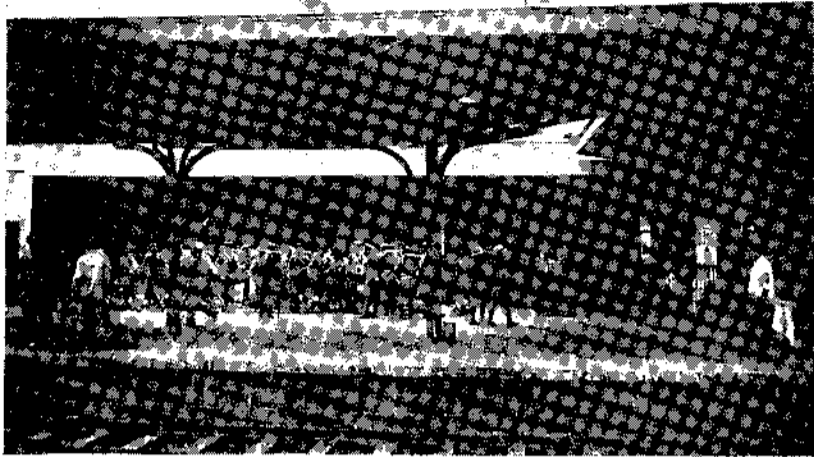
養車共四十九

輛，由津沿平

津鐵路開往豐

台。(三)十

五日上午六時



。虞堪局危北華，縷如絕不下南軍東關日

週內調動完畢。而天津方面十六日消息，有：日軍火車九輛，十六日晚九時由津開豐台，又兵車一列，十六日晚十時由榆關抵軍糧城西張貴莊下車，空車又開至津。

十八日又有大批日軍陸續到津，中央社電訊報告云：

(一)據京方所得津訊：由日本國內開出之軍隊，現已到達東北，有兵車十六列，陸續來津，計十八日晨九時二十五分到日鐵甲車七輛，晨十時半到專車一列，共有二十六列車，十兵約在數百名。晨十一時十五分及十二時許又陸續開到兩列，尚有四列十八日午後將抵津，十九日晨起至午止，亦有四列，經排定時間陸續開來。目前津東車站日軍增派兵士，監視益嚴，所有各次日兵車開到時，車站禁止出入，故列車日軍所到數目，殊難明悉，即路局員司執行職務時，亦受日兵之無形監視也。

(二)日騎兵又有數百名於十八日晚七時十分由榆關抵津，當即開往兵營。尚有日兵車兩列，十八日晚十時四十分及十一時五十分抵津，又日方現增加大批無業游民，每日發工資兩角，似為準備構築工事之用。

(三)日軍步騎砲兵約千人，分乘六輪大汽車六十餘輛，攜子彈軍用品車百餘輛，於十八日晚七時許由津沿平津大道抵通縣，稍息即開往古北口，並在密雲順義懷柔各縣沿途佈防。

(四)津訊：停東局子之日軍飛機，現尚有二十餘架，十八日晨至暮不斷起飛赴各方偵察，一部並在東局子上空表演。

同日，朝鮮各地日軍調動情形如下：

(一)據確息：日本駐朝鮮部隊，約萬餘人，現分乘火車數列向我國開拔，朝鮮各地十四日起，已奉令實行防空，又日本軍用飛機，亦連日由朝鮮出動。

(二)駐朝鮮日軍第十九、二十兩師團，亦奉令開拔，現第二十師團已全部出發，第十九師團亦集中待命，朝鮮各地日本軍運甚忙，又鴨綠江聞已宣佈戒嚴。

(三)據悉：大批日本軍用物品，連日經朝鮮向平津一帶運送，計有砲彈二千五百箱，與其他軍火，共裝十五車，馬匹十八車，野砲十車，此外尚有坦克車，高射砲，載重汽車，及拆卸之飛機等物甚多。

二十日南京方面又接北平電稱：(一)由榆關開出陸續到津日軍兵車三列，共載步兵千餘名，騎兵一百六十餘名，馬一百六十餘匹。(二)由津開至豐台兵車一列，係載多量的軍用品。

二十日又據報告：

(一)日軍連日向我內地源源輸送，截至二十一日止，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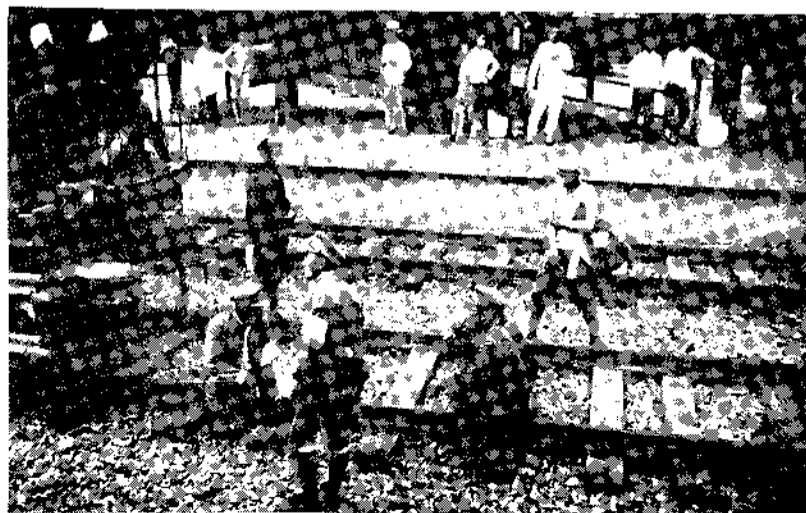
結平津間日軍已達兩萬人，軍需機噐甚夥，正忙於配備佈置，我為防衛禦侮，一切佈置有相當把握，地方治安可保無虞。

(二)津訊：二十一日午十一時許，日兵車一列續由榆關抵津，共有三十二節車，士兵數百名。據聞二十一日晨所到之日軍，係屬第十九師團云。日鐵甲車三輛，二十一日下午一時半由津總站開往豐台，日軍二十一日午十二時許由津開專車一列，共有五節，有官佐數人赴豐台。駐豐台日軍係四十旅團山下全部，計總登七十七，野村七十九，南雷七十八，加藤二十八，岡崎二十八，細川二十六，共六聯隊。

二十二日

，我方卅七師馮治安部已向後撤退，但日兵不但不撤，且軍隊將繼續增加。當日上午十一時，由榆關復開來軍用車一列抵天津。

蘆溝橋大井村一帶也增加砲兵多名！從日軍這種背約的行爲看來，和平前途實在希望還微。



。作工運軍任站東津在，員人作工方日之路滿南

## 和平折衝的經過

蘆溝橋事件爆發的當日，日參謀和知武官今井在平訪秦德純。秦向和知質問兩點：一，日軍此次行動，對整個冀察所發，抑對蘆溝橋局部而動；二，日軍是否將照豐台舊案，擬佔據蘆溝橋。和知答：一，係偶然事件，非對整個冀察行動；二，無佔據蘆溝橋意。秦當表示，希望此事不致擴大，必日軍撤退恢復未衝突以前狀態後，始進行談判。和知謂須向田代請示後再決定。日方要求我軍撤退，秦答不可能，又要求撤退後組特種保安隊維持治安，秦亦答不可能，惟允城牆上我軍一部撤下

一部維持治安。——這就是蘆溝橋事件爆發後的中日第一次談判。

同日我外交部也派亞洲司第一科長董道甯赴日本大使館，提出口頭抗議。略謂：「據我方所得報告，此次事件之責任，不在我方，顯係日軍挑釁。本人奉命向貴使館嚴重抗議，並聲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中日關係已至重要關頭，不容再趨惡化，應請貴方立電華北駐屯軍，立即制止一切軍事行動，並令駐屯軍代表與冀察政委會所派人員，速急根據正確事實，立謀和平解決，藉免事態之擴大。」日使館參事日高信六郎當即表示，日本對此項事件無意擴大，深信不致惡化，並允將我方制止軍事行動等要求，立即電知駐屯軍。

天津方面也因在平談判無結果，津公安局長李文田乃在津與日軍部進行折衝。

九日下午四時半，日大使館參事日高，也至我外交部訪問外次陳介。日高將日軍在蘆溝橋事件有詳細陳述，陳介對責任各點也有所說明，大致與外交部九日向日大使館口頭抗議，意見相同。但當日北平方面電訊有說：「蘆溝橋事件經一再斡旋，至九日晨三時始有結果，四時決定雙方同時撤退蘆溝橋的部隊，該處防務交由石友三之保安隊接防。」

石友三部接防後，日軍又背信向我進攻，故我外部於十日下午復將抗議各點以書面正式送交日大使館，同時並派定人員即日北上，協助地方當局辦理交涉。日參事官日高同日十一時也赴我外部謁王外長，先談汕頭事件，旋提蘆溝橋事件。雙方表示希望早日和平解決，不得再有任何擴大事態之行為。

談判雖繼續舉行，但顯無甚結果，且日方又源源增兵，絕無誠意，故宋哲元於十一日由魯抵津，而當日下午三時，中日雙方又在平用口頭議定再度撤兵的辦法。午後四時，日本大使館日高參事，也至外部訪陳次長

，談蘆溝橋事件，各就所得不同之報告，相互辯論，後陳次長列舉日方最近向平津增兵之事實，謂顯與日本國內外當局不願事態擴大之聲言完全相反，要求迅電日政府制止日方軍事行動，俾蘆溝橋事件得以和平解決。日高稱：「中國中央軍隊目下有向北移動之消息，日方對此甚感不安。」陳答：「深信中國軍隊，並無向日軍挑戰之意思，但對於任何外國任意增兵來華侵略中國領土主權，殊難容忍，自不得不作正當之防衛，深望日本當局翻然反省，勿陷中日國交於危險之狀態，」日高亦以為然，談至五時半始與辭而去。

同時我外交部發言人也聲明如下：「據所得報告，日軍不

遵照雙方約定之停止軍事行動辦法，拒絕全部撤至指定地點，首則遺留部隊二百餘名於蘆溝橋東北之五里店，繼則調動大部軍隊千餘人集結於蘆溝橋東北三里許大瓦窰，於十日下午六時起，連續向我蘆溝橋駐軍猛烈進攻，同時並調集日本國內外大軍，絡繹向平津進發，意圖作大規模之軍事行動，而貫徹其最初目的。至是蘆溝橋事件遂又趨於嚴重，其責任自應由日方負之。查此次事件發動於七日深夜，日軍在蘆溝橋非法演習時，聲言演習兵士一名失蹤，要求入城搜查，經我方拒絕，彼遂發砲攻城，致起衝突，其為日方有計畫有作用之行動，至為顯



然。而蘆溝橋原非條約所許外人可駐軍演習之地，其行為之不法，尤無疑義。我方除由蘆溝橋駐軍守土自衛奮勇抵抗外，一面由外交部向日大使館提出嚴重抗議，要求立即制止日軍之軍事行動，並聲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一面由地方當局與日軍代表折衝，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決，我方維護和平苦心，可謂舉世共見，差幸八日晚雙方議定辦法，（一）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二）雙方出動部隊各回原防，（三）蘆溝橋仍由我軍駐守。方謂事件於此可告一段落，初不料所謂撤兵辦法，竟係日方緩兵之計，毫無和平解決之誠意，中國國策對外在於維護和平，對內在於生產建設，舉凡中日間一切懸案，均願本平等互惠

之精神，以外交之方式，謀和平之解決。深盼日本立即制止軍事行動，遵照前約，即日撤兵。並為避免將來衝突起見，切實制止非法之駐軍與演習，庶使事態好轉，收拾較易，否則一誤再誤，日方固無以自解其重責。遠東之安甯，或將不免益趨於危險，恐非大局之福也。」

談判情形，據十二日各方所得情報如下：（一）日參事官日高，十二日晨十時三刻偕日武官大城戶，中原赴外部，謁外長王寵惠，日高等對我中央軍調動情況有所質詢，王外長告以此種調動，乃為保國惠民，並非向日挑戰。至調動情況，礙難相告。談至十二時許，日高等始辭出，聞對停止軍事行動避免事態擴大一點，雙方抱有同樣希望。（二）我駐日大使館代辦楊雲竹，今日下午五時往訪日外務次官堀內謙介，提出蘆溝橋事件之書面抗議，（三）關於蘆溝橋事件，某方自十一日起，盛傳冀察當局已接受日方條件云云，記者以之叩詢外交部當局，據該部發言人稱：外部未接此項報告，不確實。且任何解決辦法，未經中央政府核准，自屬無效。外部十二日已將此意作成節略，於下午七時正式送至日駐華大使館查照矣。（四）十二日上午九時外部舉行總理紀念週，外次陳介主席，領導行禮如儀後，即席報告中日外交情勢，略謂七日晚蘆溝橋事件發生後，八日晚已停戰，不意十日雙方復起衝突，昨日又約停止，但據確息，迄今晨止，仍有槍聲，足見尚未實行停戰。第一次衝突解決辦法，係由雙方撤兵，衝突地帶由保安隊接防。但不知何故，停戰以後忽又衝突，目前戰事範圍不大，然從近日日方軍事行動觀察，似為有計畫之大規模策動。東京方面情勢緊張，近衛公爵十一日赴葉山謁見日皇，陸軍海軍外務三省及參謀本部，徹夜辦公。華北駐屯軍司令田代有病已命香月替代。關東軍仍源源策動，朝鮮總督府亦有聲明國內之

學生代表在前線與廿九日軍士兵談話。

第五師團已開拔來華，第十師團亦待命出發。更觀日方當局對內外之聲明，顯有擴大事態之勢。現中央對此極為注意，軍事方面行動，吾人不知，外交方面，除屢次抗議外，并已有節略送至日本大使館，同時電令駐日大使館楊參事，向外務省嚴重抗議。本部昨已派員赴平津實地調查以為將來交涉之準備！昨日日本大使館日高參事來見，探聽中國軍隊移動情形，當告以軍事情形，外人不得而知，中國軍隊決無向任何國家挑戰之意，但是任何國侵略中國領土主權，則有應戰之決心。現日本積極向平津增兵，實與日本國內外當局不願事態擴大之聲言完全相反。日本如有心維護東亞和平，應即停止軍事行動，日高亦以為然。然日方之所以一面增兵，一面進行談判，不能

不令人認為遷延時日，藉謀大舉，現在外交情勢如此緊急，事務倍增，諸同人幸勿在暑假內稍有懈怠。我國駐日大使年高多病，屢次請辭，茲以外交緊急，院部盼其回任，今晨派人來部，表示願打銷辭意，不日即返東京。老成憂國，至可欽佩。深盼諸同仁有此精神，努力公務云。

天津方面，十三日也繼續進行談判，中日雙方參加者為陳覺生，鄧哲熙，與日方軍部各參謀。北平方面，日方加藤也於十三日下午訪秦德純，表示奉外務省命令，對蘆溝橋事件，日政府希望一，不擴大，二，就地解決。秦答稱：和平為中國向來主張，但須在保全領土主權原則之下，現日方大軍紛紛入關，而前方也不踐約撤退，殊非和平之道。加藤也感覺日外交部與軍部步調未能一致。至十四日，交涉已由平轉津，由宋哲元



上海各界熱烈擁護抗敵，成立後援會。

我駐法大使顧維鈞氏，也向哈瓦斯社訪員發表談話如下：「中國政府頃已通告各國政府，凡日本強令華北地方當局所締結之協定，非經中央政府核准者，中國概不加以承認。中國已抱決心，如日本方面，對於中國領土主權，有任何種僭越侵奪之行為，當用一切方法加以抵抗。」繼稱：「假令中國北部竟由日本加以控制，則勢將成爲第二次日俄戰爭之序幕，其影響所及，固不難想像而得矣。抑尤有進者，國際法與國際關係之各項基本原則，現已因日本之態度而遭嚴重之威脅。中國之獨立，不僅爲維持東亞均勢所必不可少，即爲維持全世界之均勢計，亦屬必不可少也。日本如一旦控制中國，則不僅歐美各國在中國之廣大利益將悉被剷除，且對於歐美各國在亞洲之各屬地危險亦至爲鉅大。」

我外交部於十九日下午二時半，派科長董道甯赴日本駐華大使館，會晤參事日高。面致備忘錄，內容如次：「自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我國始終不欲擴大事態，始終無挑戰之意，且屢曾表示，願以和平方法謀得解決，乃日本政府雖亦曾宣布不擴大事態之方針，而同時調遣大批軍隊，開入我國河北省內，迄今未止，顯欲施用武力。我國政府於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作自衛之適當準備，然仍努力於和平之維持！本月十二日外交部長接見日本大使館日高參事時，曾提議雙方停止軍事調動，並將軍隊撤回原地。日方對此提議迄無表示，不勝遺憾。現在我國政府願重申不擴大事態與和平解決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議，兩方約定一確定之日期，在此日期，雙方同時停止軍事調動，並將已派武裝隊伍撤回原地，日方既抱和平折衝之希望，想必願意接受此項提議。至本事件解決之道，我國政府願經由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立即商議，俾得適當之解決。倘有地方性質，可就地解決者，亦必經我國中央政府之許可。總之，我國政府極願盡各種方法，以維持東亞之和平，故凡國際公法或國際條約，對於處理國際紛爭所公認之任何和平方法，如兩方直接交涉，斡旋，調解，公斷等，我國政府無不樂於接受也。」

二十日所得各方談判情形如下：（一）日參事官日高二十日晨至外部謁外長王寵惠，就十九日我外部所提備忘錄有所談洽！日高首詢我備忘錄是否爲對十七日晚日方備忘錄之答覆，抑係我方另外提出之件。王謂我方注重內容，至形式上視爲答覆可，視爲我方提出之件亦可。日高繼言，北方問題向由冀察政委會接洽，此次何妨授權該會折衝！王答，交涉須由中央辦理。次又談及撤兵問題。王鄭重聲明，須兩方同時撤退。最後日高謂將委員長演詞，已大體讀過，而未詳加研究，蔣委員長真意果如何。王答，蔣之演詞，實際乃外交上迭次對日方所屢言者，不過引申而詳言之。其最可注意者爲「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一語。日高行時稱，對王外長所答意思完全明瞭，惟恐日政府尚未能認爲滿意之答覆云



後援會各界出席代表，誓願爲勞作前方將士後盾。

（二）據外交界表示，我駐日大使許世英二十日晤日外相廣田，商談中日事件解決途徑，結果未容樂觀。日方對和平解決尚未顯有誠意。

綜觀事件發生以來之各方情況，我國當局可謂極盡委曲，酷愛和平，而日軍野心未泯，一意孤行如故，在此情勢之下，中日關係之前途殊未可樂觀。我們除積極準備堅決犧牲以外，別無他途，願國人一致奮起，爲前方戰士後盾。

親自處理，十五日廿九軍駐京辦事處長李世軍，奉到秦德純馮治安來電云：「蘆溝橋事件我方與日方接洽內容，係雙方口頭商洽，彼諷以此次事件係共黨策動，要求取締，並對陣亡官兵同表惋惜，並望此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我方提出此後日方不得夜間演習，經商定後，雙方即從事撤退。但迄今我方已將部隊撤回原地，而彼尚未撤退，並天津方面先後開到兵車二十列，今日又有日步砲兵二千餘名，由津沿平津大道西來，平郊亦時有其小部隊出沒，以上係最近情形。」

同日日本新任華北駐屯軍總司令香月，也親往訪問宋哲元，提出解決華北危機之條件，惟內容未經宣露。十七日中日雙方仍在天津談判，無具體結果。但十六日我國已命駐美英蘇聯各國使館，向各該國政府面遞我國政府所送出的備忘錄。同時

# 我們的心決

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在廬山談話

會報告

各位先生，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蘆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衆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爲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爲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着今年二月

三中全会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一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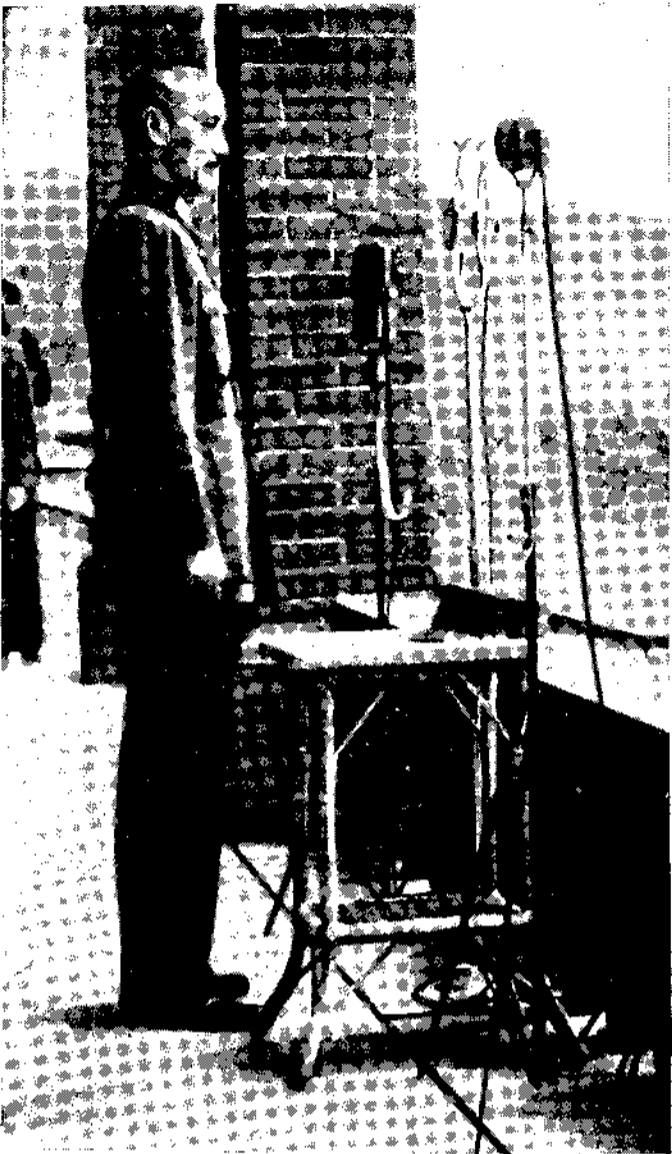
第二：這次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爲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着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取，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要求平安無事，祇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受限制的，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家爲刀俎，我爲魚肉，我們已快罹臨到這種人世悲慘之境地，在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五百年故都北平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爲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蘆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祇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戰是應付最後關頭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爲我們是弱國，又因爲維護和平不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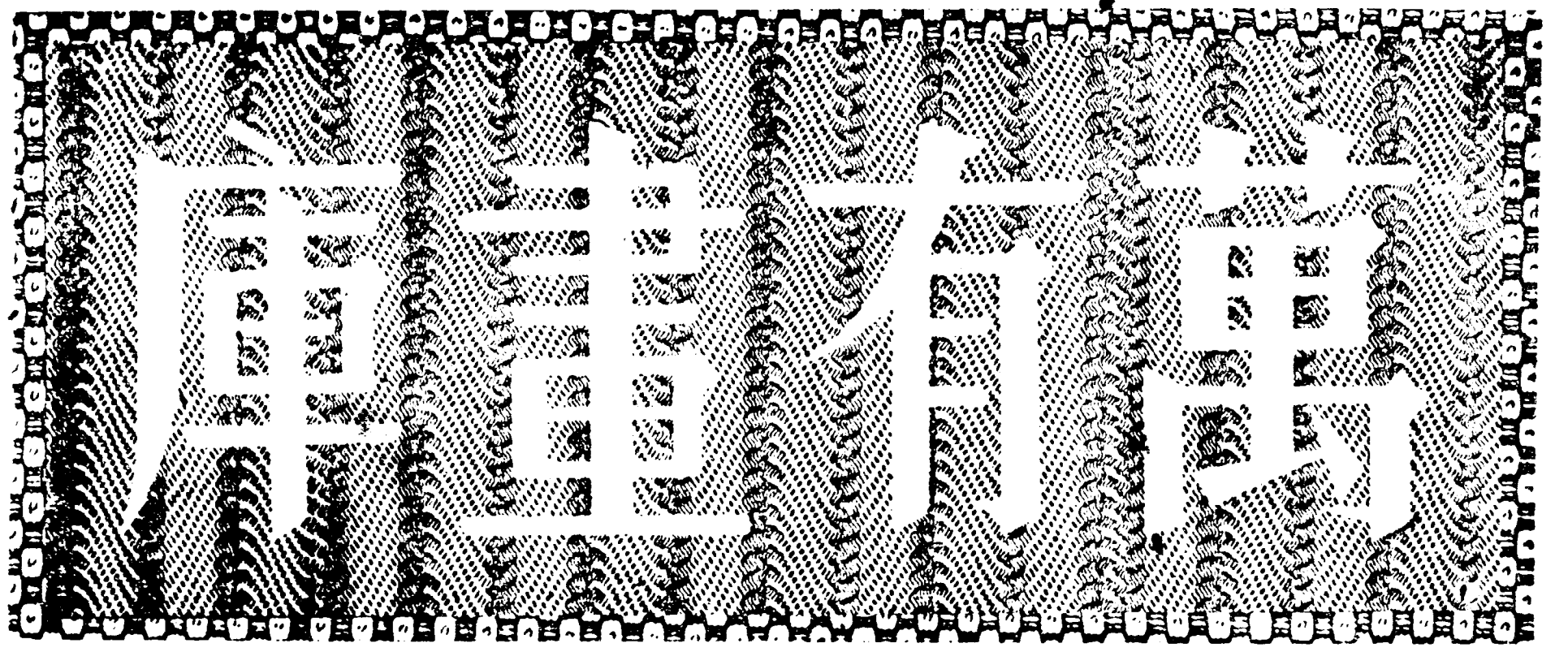
的責任，所以到了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爲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便祇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爲中日戰爭，全繫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溝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非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爲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總之，政府對於蘆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祇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着，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願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能俾咸明瞭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在廬山報告之蔣委員長



事件發生後蔣委員長由九江乘機返京鎮



： 紹 介 畫 圖 用 地 統 系

◀ 識 知 代 近 \* 象 均 界 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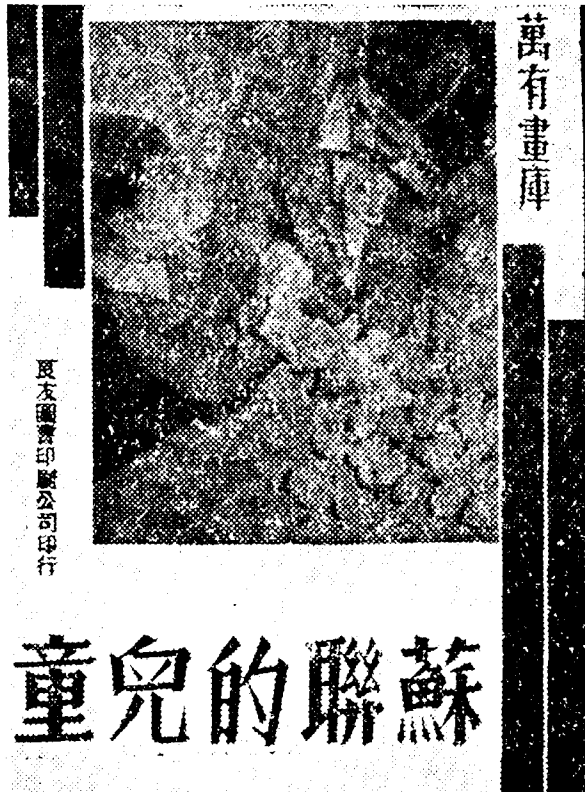
角 三 册 每 · 册 萬 十 四 銷 已 · 種 十 四 書 出 · 輯 一 第

- 1 第一次世界大戰 (史地)
- 2 日本人的生活 (史地)
- 3 英太子畫傳 (傳記)
- 4 獅之生活 (科學)
- 5 夜之巴黎 (史地)
- 6 健美的訓練 (衛生)
- 7 世界人種裝飾美 (科學)
- 8 希脫拉畫傳 (傳記)
- 9 攝影傑作集 (藝術)
- 10 今昔之比 (趣味)
- 11 室內裝飾美 (藝術)
- 12 神祕的印度 (史地)
- 13 珍奇的走獸 (科學)
- 14 紐約的一晝夜 (史地)
- 15 莫索里尼畫傳 (傳記)
- 16 西班牙鬥牛記 (史地)
- 17 生死之間 (趣味)
- 18 飛機的由來 (科學)
- 16 帝王的沒落 (歷史)
- 20 海軍生活 (軍事)

- 21 金銀的來歷 (科學)
- 22 空中的征服 (科學)
- 23 拿破崙畫傳 (史地)
- 24 倫敦的皇城 (史地)
- 25 意大利的兒童 (教育)
- 26 蘇聯的兒童 (教育)
- 27 摩天樓 (史地)
- 28 秀蘭鄧波兒 (傳記)
- 29 近代新兵器 (科學)
- 30 人獸之間 (科學)
- 31 百狗圖 (科學)
- 32 航海生涯 (史地)
- 33 稀見的飛禽 (科學)
- 34 世界之花園 (史地)
- 35 理想的住宅 (建築)
- 36 五胎兒 (趣味)
- 37 回到自然去 (趣味)
- 38 新德意志 (建築)
- 39 柏林世運會 (體育)
- 40 德國軍備 (軍事)

第 二 輯 開 始 出 書

- (一) 德國青年訓練 (已出)
- (二) 獸皮的製造 (已出)
- (三) 東京市一瞥 (已出)
- (四) 現代名畫集 (已出)
- (五) 美國的靜坐罷工 (將出)
- (六) 集體農場 (將出)
- (七) 美國的大學生活 (將出)



童 兒 的 聯 蘇



次 一 第 史 圖 戰 大 界 世



庫 畫 有 萬 練 訓 年 青 之 國 德



庫 畫 有 萬 造 製 之 皮 獸



庫 畫 有 萬 造 製 之 皮 獸

· 行 印 司 公 書 圖 友 良 海 上 ·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一日初版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八日再版

蘆溝橋事件畫刊

每册實價五角

郵 費 國內二分半 國外一角半

編 輯 者 時事圖畫出版社

出 版 者 時事圖畫出版社

北四川路八五一號

總 經 售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 照 版 所 不 翻 印 得 有 權 片 書

者 影 攝

- 良友攝影社
- 國際攝影社
- 同盟攝影社
- 中外攝影社
- 小方先生
- 嚴義先生
- 吳寶基先生
- 石萬里先生
- 銘蒞先生



# 蔣委員長長壽辰紀念畫冊

吳鐵城

是一部蔣氏勳業畫傳  
是一部國民革命畫史



每冊六角·精裝本每冊二元

良友圖書雜誌編輯·良友圖書公司總經理

全國軍人等皆宜人手一冊

●七版出書●

